

71.5.5
0022

長篇武俠小說

鷹爪王

鄭証因著

19



鄭證因著

長篇
小說

鷹

爪

王

第十九集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鄭 證 門

出版者 勵力出版社
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

電報掛號

發行人 劉 彙 臣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長篇技擊小說

鷹爪王目錄

第九十集

第一三十四章

勘地對拳鐵義道示懲獻淫媼……………一

第一三五章

衆怒難犯女屠戶領死入刑堂……………二三

第一三十六章

一決死生少林僧獨力較三陣……………四六

長篇技
擊小說

鷹爪王

第十九集

鄭證因著

第一三四章 劃地對拳鐵表道示懲獻淫爛

歐陽尙毅向庵主抱拳拱手道：「庵主的俠鶴光降可是肯對我在下賜教麼？」

慈雲庵主點頭道：「貧僧看到歐陽香主這種精純的武功，實不易見，貧僧願在歐陽香主的掌下領教領教，也教貧僧長長見識。」歐陽尙毅哈哈一笑道：「庵主你要這麼說，我歐陽尙毅可不遵從命，我不過是武林末流，江湖後進，庵主是名震武林的西嶽派掌門人，我們這時能够在你這方外大俠面前親承教益，已覺欣喜萬分，若是庵主再那麼謙詞，使我們越發不敢妄行在庵主面前領教了。」

慈雲庵主道：「既然歐陽香主這麼尊重貧僧，我們最好是一切脫俗彼此不要再存客氣，率真一些，貧僧深願和香主印證印證武功，適才的劃地對拳，還要歐陽香主和貧僧走一過，歐陽香主諒能慨允貧僧所請吧。」

歐陽尙毅道：「以我在下所知，庵主挾一身絕技，武功造詣已達爐火純青，我歐陽尙毅早已嚮往着庵主的鎮海伏波劍和沙門七寶珠，如今既然在這十二連環塢中親承教益，這是我們難得的奇遇，很盼望庵主在淨業山莊中留兩手絕技，教我們也瞻仰瞻仰庵主可肯一展絕學麼？」

慈雲庵主道：「歐陽香主，不要盡聽那無稽的傳言。貧僧那又擅長甚麼絕技，現在這種劃地對拳，我看歐陽香主你還未使所長，貧僧能在這裏領教領教於願已足，別的功夫，貧僧還不敢妄試。」歐陽尙毅微微一笑道：「也好，我在下先領教領教庵主的西嶽派護山門的掌法，庵主請。」

慈雲庵主所立處已是劃地對拳的週邊，一步已跨進了界限，那歐陽尙毅却已縱身到了對面，彼此對面而立。歐陽尙毅一抱拳道：「庵主要掌下收着點，請發招。」歐陽尙毅話聲一落，左拳拱搭右掌虎口，身形往下半場，左右交錯，斜着往前進了三步往後再退半步，看關定式稍一沉。

慈雲庵主雙手合十，雙掌捧在胸前，右足一提一斜身往右取走式庵主這一亮式，歐陽尙毅竟看不出庵主是那一家拳法，可是庵主已看出歐陽尙毅竟以幘帽少林嫡系開出門戶來，知道這才是他本來面目，自己把身形展動，要以碧竹庵沙門三六式來會他的少林十八羅漢手，這次的會鬥在難解難分之下，破壞鳳尾幫幫規，身犯淫行，罪在不赦的女屠戶竟呈現到武維揚的面前。

慈雲庵主以沙門正宗得西嶽派的真傳，多指大師創碧竹庵沙門三十六式，這三十六式掌法摘取少林武當的精華，每式均有點穴，打穴，閉穴，動手全是重手法，武林中只知道慈雲庵主以三十六路天星劍，一百二十八手迷蹤掌成名，這路護法的碧竹庵沙門三十六式從江湖行道以來就沒有有人見庵主用過，所以此時開門立式，連天鳳堂香主歐陽尙毅那麼多經多見，也看不出來庵主這趨拳功的家數。可是庵主這趨拳術也真有不同之處，從一亮式就是雙掌合十，沙門拜佛式，身形往右盤下去，側步斜身，圓瞬着歐陽尙毅。這位天鳳堂香主本該踏中宮走洪門，直進取敵，只是這人家的拳路家數全分不出來，那還敢稍存輕敵之意，於是斜身側步，也走邊鋒，兩下裏相背着各自走開步眼，不過這點地方，按圓週不過二十四尺，兩下只一放步，已經各轉了半週，彼此往回下一圈，不約而同的成了正對面，歐陽尙毅見庵主依然沒有進招之意，這種地方，兩下不能僵持着，歐陽尙毅口中說了聲：「庵主請發招。」

一人隨聲進，以矯捷的身形往前一縱，身到掌到，一遮招就是十八羅漢手的排山運掌，雙掌往庵主的中盤便打，庵主見他這一撤招，果然是少林正宗，莫怪這鳳尾幫中竟有沙門的高僧來爲他助拳，認定他另有淵源，果然這位掌天鳳堂的香主歐陽尙毅竟是少林嫡系，此時一發招就是重手，庵主是雙手合十，雙掌往下一沉，雙掌往歐陽尙毅的腕口就切，歐陽尙毅把雙臂往回一撤，身軀反往回下一撲，下

盤是勾腿盤旋，慈雲這裏雙掌一沉，歐陽尙毅這一撤招，庵主雙掌仍往回下一合，仍成合卜的式子，歐陽尙毅一變招，慈雲庵主身軀往下一沉，連合拜佛，雙掌往下一撲，這種力量，暗合着內家真力，莫說真被擊上，就是被這種掌風掃上全够對手撤的回去的。歐陽尙毅這趟十八羅漢手得自名傳，實有驚人的造詣，一招一式全見功夫，勾腿盤旋往外一撤招，這位慈雲庵主不備不撤招，反倒趁勢進招，這次庵主所發出的招術更自不同凡俗，處處全是重手，歐陽尙毅往回一帶下盤，盤掌繞步反襲俠尼的左側，慈雲庵主也把招術展開，歐陽尙毅身軀一盤過來，灌穴手，照庵主的左肩窩便擊。慈雲庵主往外一封，左掌是問心掌，往歐陽尙毅的華蓋穴便打，歐陽尙毅一縮身讓過雙掌，倒踩七星步，身軀一個反迴旋，又轉到慈雲庵主的背後，遞掌發招，雙陽吞手，直撲脊骨，庵主雙掌打空，知道歐陽尙毅此時手底下絕不肯再留情，索性身形也不往回閃，也不轉身，迅捷的往下一殺腰，下邊腿腳原地不動，肥大的僧袍袍袖，半擰着身軀往後一抖，正抄着歐陽尙毅的雙掌下，雙掌在肥大僧袍中全變成點穴手，這手在沙門三六式中名叫斬龍手，可是像庵主背着身子，把上半身硬擰過來，沒有幾十年的功夫練不到，腰腿幾乎全折疊的了，這一手變化的這麼快，真出乎歐陽尙毅意料之外，簡直和歐陽尙毅形成同時發招，這種身手，也就是歐陽尙毅，換在他人，也不易再逃出俠尼的斬龍手之下，趕到這兩下

的式子同時一到，真如疾風快，歐陽尙毅霍的把雙掌往外一分，金雕展翅往左右一撒，禪式也真快，身往右一帶，右足尖點着地一個旋身，迴身打虎掌，這一掌已合上內家真力，向慈雲庵主的右肋打來，這次歐陽尙毅已破出自己一身的成敗和俠尼一爭最後的輸贏。這一掌的力量已用到，俠尼的斬龍手已避空了，見歐陽尙毅已用撒手的招數，俠尼暗喝聲：「孽障，我慈雲老尼若是讓你獨自勝場，我們西嶽派的威名就算斷送盡了。」知道封是不容易把他這種重手法封出去，遂往左微一斜身，右掌往自己的右膝下一揮，暗運鐵琵琶之力，左掌同時往外一撒，用大擰碑手，直擊歐陽尙毅的蓋蓋，這兩下裏這次全用的是撒手招術，認憑誰的功夫怎麼高，也不容完全互相閃避的開，只要一着了招，就彼此受傷，誰也別想完全逃開，兩下裏齊一的動作，手底下的力量全用足了。

這時明月迴廊上的鳳尾帶天南逸叟武維揚那麼沉毅穩重，臨大敵不變色的，竟自急得忘形站起，豈止他，連鐵爪王也知道俠尼這次也不易保全，唉！均驥息站了起來，動手是刹那之間，就在兩下往外一撒招，突然花棚那邊，發出巨聲，有人大喊：「薄禮，撒獻，接着！」花棚上噴噴響，竹竿嘖嘖一陣暴響，整個花棚悠動着幾乎倒下來，這一聲響得差異！歐陽尙毅心裏原就怕發生意外，信鴿傳報的連環場外，分水關一帶，所過來的船隻，過分扎眼，形勢上十分不利，此時在和西嶽俠尼分生死

輸贏之下，突然發出這種巨聲，任你如何穩重，沉的住氣，也不敢再往下撒招，猛然雙足是躡一着力，身軀倒縱出來，就這樣俠尼雖也被這巨聲所驚，手底下一慢，可是兩下裏就在這各自一撤的工夫，雙掌互印了一下，慈雲的右手印了他半威力，歐陽尙毅的左掌指鋒也掃着了慈雲庵主的臂灣下，兩下裏是同一的情形。不差上下，全覺得一條臂膀幾乎不能再動作，彼此全縱出動地對拳的圓週外，這種動作和花棚上的巨聲是同時，寫出來是得層次的敘明。可是當時的事，可沒有絲毫喘息的間隙，就在這兩下裏一合一分之下，隨着花棚巨響的聲音，更聽得有人以冷峻的口吻說道：「掌內三堂的先不用這麼妄逞威風，先把門戶中的敗類清理好了再來稱雄道霸。」這最後語聲只有花棚附近的人和動手的人歐陽尙毅，西嶽俠尼全聽見了，抱月迴廊中就聽不真切了，可是在巨聲發處，抱月迴廊中的鳳尾幫壇下，全在驚疑錯愕中站了起來，全知道羣雄較技又生波折，內中可有人不待幫主的吩咐，從座上已經飛身縱起兩人，這兩人的身手矯捷異常，頭裏的是金雕堂香主用八步凌波的絕技，從抱月迴廊中縱出來，脚下微微一點地又復騰身縱起，隨着胡玉笙的後影正是海鳥吳青，也用燕子飛雲縱的輕功，直撲到花棚，胡香主真可以說一身是胆，毫不遲疑的已飛縱上花棚，海鳥吳青也跟蹤而上。

天鳳堂香主歐陽尙毅向庵主說了聲：「有人亂我壇規，我得見識見識這位朋友，庵主請少待。」

說方立刻飛身也撲向花棚。這時胡香主和吳青已經全翻到上面，只見這花棚的當中幾乎被砸塌了，一個黑布的袋子，撲在花棚的頂上，海鳥吳青道：「胡香主，還是甚麼，」這時這黑布袋已經蠕動，胡玉笙搶步向前俯身一摸這布袋時，裏面竟發出微微呻吟之聲，胡玉笙目光一瞬，咳！的嘆息了一聲，向海鳥吳青說：「把他捉下去。」海鳥吳青看出胡香主臉上變顏變色的看出這其中已有文章，自己不便再細問，趕緊把這布袋子提起，走到花棚邊上，天鳳堂香主歐陽尙毅已然飛縱到花棚上，見刑堂師海鳥吳青提着一個青布袋往下邊去，方要問是甚麼事？海鳥吳青才要答話時，胡玉笙已然趕過來說道：「歐陽大哥，不必再問。現在淨業山莊倘有保我者潛伏，這個布袋子就是我龍頭幫主丟人現眼的東西到了，大哥你趕緊搜一下子，咱們弟兄這十二連環塢眼看着就無法立足了。」

歐陽尙毅道：「好胡二弟，你下去了結這段事，事已至此無須再存顧忌，各盡各的力量吧，我倒要看看甚麼人敢這麼藐視我們弟兄。」說罷縱躍如飛撲向迎門的假山樹叢一帶。

胡玉笙業已從花棚上下來，跟隨在海鳥吳青身後，低聲囑咐道：「把布袋擱在抱月迴廊下，聽我的話風動手。」海鳥吳青此時也覺得十分可異！這件事真有些令人難以思索了，來到抱月迴廊前胡玉笙只是沉着面色向吳青道：「把袋子口打開」自己却轉身站在頭裏把抱月迴廊那面擋住，乘着一轉

身的工役，打了個手式，向吳青低聲說：「要是這個孽障，慢着點給他褪布袋。」海鳥吳青會意，把布袋子口的繩扣打開，赫然入目的是散亂的烏雲，一張紅撲撲的清水臉兒，正自一皺眉頭，一雙惺鬆醉眼，黑長的眼睫毛一動，一泓秋水似的雙瞳，正和海鳥吳青的目光一碰，哎喲的一聲嬌呻，海鳥吳青不山的怦然的心動，心頭跳個不住，可憐海鳥吳青，以一個昂藏的江湖豪客，竟在此日此時注定了他一生的命運，完全要斷送在這淫媚妙目之中，落個身敗名裂，骨化形銷，與淫媚同歸於盡！這正是佛家所說的孽緣孽債！

嚇的海鳥吳青竟自把布袋口又蓋上。金雕堂香主胡玉筮一轉身，向抱月迴廊上龍頭幫主道：「金雕堂胡玉筮報告，會奉龍頭朱扎壇諭，凡屬本幫壇下弟子一律奉行，殿拿會掌涼星山西路十二舵總糧台的舵主陸羅錦雲，現在因爲不易逃出浙南，竟有江湖同道把他擒獲送進淨業山莊，現在佳賓滿座，這種背叛幫規，罪在不赦的惡人，幫主勿庸再審問，把他交付刑堂處治了，以正幫規，幫主可能允許本座的請求麼？」

天南逸叟武維揚一聽胡玉筮的話，知道他是要爲本幫來保全臉面，自己何常不願意還慶辦，忙答了個：「好！一字，剛要令沈阿英領符嚙治，忽的淮陽派這邊有人發話道：「武幫主，請你暫且把

成命收回，我有一點事情請求，請你要俯從我們的意見。」

天南逸叟武維揚一看發話的，竟是淮陽派中最難惹的追雲手藍蠻，武維揚忙答道：「藍大俠有甚麼事賜教，自管講，不要客氣？」追雲手藍蠻帶着輕薄的口吻說道：「武幫主，我們身入淨業山莊，是身居客位，你們貴幫的事，我們不應管，也不應問，只是現在的情形可不同，我們所來的人有的隨着到的，有的因為散在各處，就許後趕了來的，最令我們担心的是，我們俠義東會請到一位老英雄，這位老英雄接到俠義東，會給我們帶來信息，說是率領着他得意門徒趕奔浙南樂清東平壩，和我們會合。只是直到如今並沒見這位老英雄到來，這位老英雄是言而有信，既已答應我們到這裏來，中途雖遇見再重大的事，也不肯去多管，定要實踐約言，只是我們來到這裏，竟沒有他師徒一點消息，現在我們身入十二連環壩，對於這位好朋友音訊渺然，現在突然在淨業山莊有人扔進這麼個布袋來，我們頗有些疑心？是否就是我們那位老英雄，我們得看看，現在我們不敢拿好朋友當了活冤家，可是深怕別人拿我們當了活冤家，這沒有別的任憑布袋中裝的是甚麼，我們也得看看，武幫主你就多包涵吧。」

「在追雲手藍蠻的話聲未落中，也不知是那一位，竟說了聲：「藍老大要認親。」追雲手聽着發話的好似那離魂子母團成名的活報應上官雲彤。趕到他時正在拿着那大旱烟袋在裝烟，情形上看，連自

己和武維揚說話全沒聽見似的，旁邊所坐的一班武林同道，有的差點笑出來，追雲手藍壁好生氣憤，自己吃了這個啞吧虧還不出話來。

天南逸叟武維揚聽了追雲手藍壁的話，哈哈一笑道：「好了藍大俠說的極是，本來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們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別人安的甚麼心腸，這真難說，藍大俠要看看布袋中人，這容易。」遂向抱月迴廊外的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道：「胡香主，藍大俠對於布袋中人已起疑心，我們不便令藍大俠心中不安，把她獻出來，教藍大俠看明白了，也免得我們落人家的責難。」

八步凌波胡玉笙知道這次的難堪依然是得當着人來個十足的。事已到此，只得把臉一板，隨向龍頭幫主答了聲：「遵諭。」復向海島吳青道：「把這廝架出來吧。」海島吳青原本就怕這手，這時依然教自己動手，看胡玉笙的情形，分明是不教壇下執役的弟兄動她，自己在情急之下，一眼找到抱月迴廊中的兩個年歲最小的司香沈阿英，司燭沈阿雄。遂向上說道：「請幫主慈悲派阿英阿雄幫忙。」底下也不解釋。天南逸叟武維揚那會不明白，凡是本幫稍有身份的全不願親自動手，可又不願教壇下弟子們來動她，恐怕當着淮陽西嶽派有粗暴的舉動，更給鳳尾幫貽羞。這時矮金剛藍和只鷄邊帶着冷

笑來注定了龍頭幫主。心說：你們這幫猴兒崽子，裝傻的是故意裝傻，裝正經的也是作得一派光明正大，我看你們全是矯情，全是欺詐，藍老大明是問他淮陽幫師徒的事，那老猴兒崽子明是得問問所請到的是誰，可是他故意不答，此時這海鳥吳青又假撇清，自己不肯動手，任憑你們怎樣乾淨，只這個淫婦蕩婦，就足以要你們這羣猴兒崽子的死命。

沈阿英沈阿雄弟兄兩個人雖小但是也是一樣懂的一切。聽得海鳥吳青偏偏照顧到自己身上，兩人彼此對看了一眼，只不敢違背幫主的命令，怒目瞪了海鳥吳青一眼走下抱月迴廊，兩人一辭。海鳥吳青自己莫明其妙的，今日怎麼這麼沒有一點鎮定力，只往布袋前一廢，心頭只是騰騰跳個不住，只好按着精神，把布袋口張開，向身旁招呼：「阿英阿雄把她架出來。」這兩人一看竟是個女人，兩人因為年歲小，先前幾年，僅是在幫主身旁服役，沒有甚麼接觸的事，對於本幫的人，只於在十二連環瑣服役的全認識。外壇各館，每年才有一次朝主壇，多半不知不認識，對於女的，僅聽說西路上有這麼個人，沒見過。現在是聽這兩天主壇中傳說的情形，才略知大概，這女屠戶已犯重大幫規，罪在不赦，此時從布袋口一露出她來，沈阿英年歲大一點，暗罵了一聲：「喪氣，」沈阿雄伸手把這女人的左臂抓着，沈阿英只好抓右臂，兩人往起一架，這淫婦的雙臂還捆着，海鳥吳青只好往下給還這布袋。

，和淫婦是正對面，此時不僅海鳥吳青太以接近她，看着情形不對？連胡玉笙也覺着這死有餘辜的陸七娘情形不對？把她擒入淨業山莊，分明是淮陽西嶽兩派中人，故意的想給鳳尾幫中極大的難堪，只是這淫婦絕不是容易對付的，既或落在對手手中，也該是狼狽異常，如今她依然是滿面粉粉，一臉酒意，這真是怪事！這時海鳥吳青趁着阿英阿雄兩人往起攙架的工夫，把黑布袋從上退到脚下。沈阿英沈阿雄這兩個孩子，也真壞，暗恨刑堂師海鳥吳青無故的照顧他們，又懼着他素日的鐵面無情，不敢帶出一些不願意的神色來，此時吳青正自把套着的布袋退到脚下，只是淫婦的兩腳還在蹶着，沈阿英向阿雄一使眼色，兩人同時架着女屠戶的雙臂，暗中一齊用力往起一托，往前一送，海鳥吳青正自俯身後一抬頭，女屠戶的身軀微往左偏了偏，下身是正往海鳥吳青的臉上撞來。自己

看一頂頭，淫婦的右腿已和自己的臉和右肩撞了一下，一股子熱香撲入鼻中，在同時一着急之下，右手往回下一擋女屠戶，手又按到她胸頭，乳際，自己可撤出一步來。女淫婦被他一擽，「呦」的一聲，海鳥吳青也是久經大敵的老江湖，此時轟的弄個面紅耳赤，方要發作，沈阿英和沈阿雄兩人却拿着女屠戶作弄起來，兩人往右用力一帶一推，和吳青錯開一步，往前一送，喝聲：「跪下！」竟把淫婦硬按在那，這兩個孩子都把臉蹣得嚴肅異常，像兩個劊子手似的直挺挺分站在兩旁。這正是：孽海無邊，宿世冤

家成巧合，孽緣一結，一生壯志化灰塵！

海鳥吳青見胡香主也在沉着面色，自己一轉念間：却不好發作了，竟在這時抱月迴廊中遠發了兩聲嘹唳的輕笑，吳青目光閃處，已看見是淮陽派最小的兩個，一個是小俠祝龍驤，一個是小龍王江傑。把海鳥吳青恨得牙齦齜，只於是無可如何，這時八步凌波胡玉笙却以嚴厲的語聲，向這裝模作樣的沈阿英沈阿雄喝道：「在壇前効力數年，還一點不留心，本幫的幫規壇戒爲祖師所遺，就是犯那一條幫規，也要自己來領祖師的慈悲，自己領刑，用不着教人費事，把她綁繩抖開，我們用不着局外人代勞。」

沈阿英沈阿雄齊答了聲：「是。」明白胡玉笙因爲這淫婦是被人捆來的，鳳尾幫自有幫規來懲治本幫弟子，由局外人這麼給捆來，這是本幫的難堪侮辱，沈阿英沈阿雄趕忙把淫婦倒剪着的二臂鬆開，這時抱月迴廊中所有淮陽西嶽派以及鳳尾幫的各香主舵主全是以驚奇的神色來看着這身犯重大幫規，竟自輾轉被他脫出手去的女屠戶陸七娘。尤其是掌福壽堂的雙掌翻天崔豐，和掌分水關外壇糧台的雙手金鏢羅信，這兩人幾乎氣炸了肺。掌福壽堂崔香主自從在福壽堂令他立悔過書。反被她用薰香困倒。幾乎全喪命在她手裏，竟被她漏網逃出。既顧全着三陰絕戶掌羅錢的老命，又因爲自己身爲福壽

堂掌主，處治不當，反險些被一個下流女人所毀。也是栽跟頭的事，何況所立毀過書又被她盜走，（崔豐尚不知已落在淮陽派手中）自己無面目向主壇陳訴，只好吃了這個啞吧虧，把福壽堂的事沒敢聲張，可是監堂韋天佑因為所居離開他們很遠，地方很僻，事後才知道福壽堂出事，却悄悄報告龍頭幫主，請幫主以緊急壇諭嚴令浙南各舵一體協緝她押赴總舵趕緊處治，免得將來成為鳳尾幫的隱患，雙掌翻天崔豐深恨當時自己沒有決斷把這淫婦放走，貽無窮之患，追究起來，自己終難脫處治不當之咎，此時見這淫婦終於落在對頭的手中，恨不得立刻把她碎屍萬段。那雙手金鏢羅信，是個最驚虛名，最護短的主兒，自己因為自幼把他撫養起來，因為她，和三陰絕戶掌羅義全存了意見，把弟兄的情義全斷了，自己總認為是幫中的弟兄嫉妬他一家在本幫，全掌權有地位，故意想排斥他們，自己雖則也想仔細偵聞女屠戶陸七娘在涼星山一帶的情形，只是這淫婦那肯。說出自己淫亂情形，在羅信面前待寵撒嬌，百般作態，羅信竟自被她瞞哄得死心踏地。那知道趕到她暗入福壽堂後，風聲傳播出來，羅信險面上可有些難堪，再加上三陰絕戶掌羅鏡倒反鳳尾幫，闖出十二連環場，這一來更叫羅信不自己起來。好在龍頭幫主並不妄事株連，自己稍微的放了心，此時竟自被人把這個活寶這麼獻出來，自安幾乎無地自容，那得不急，和雙掌翻天崔豐同時站起。不約而同的向幫主請求，這種敗壞鳳尾幫威名

，觸犯了本幫規的敗類，一時不要停留，請幫主傳諭立時處死，免得全幫的弟子俱被她帶累的不堪拾頭。

天南逸叟武維揚一擺手道：「少安毋躁。」上面刑堂師海鳥吳青立自斂抑着飛散的心神，向阿英阿雄說了聲：「把她帶到迴廊前，聽幫主的壇諭。」沈阿英沈阿雄向淫爛陸七娘喝聲：「走，到迴廊前好教老頭子慈悲妳！」陸七娘此時才把眼前一切情形看明白了，面目才變色，自己從福壽堂逃出來，把那個被刪夫雙足已受官刑的侯傑安置在樂清附近去將養傷勢。可是她這種禍水，天生淫賤，只要沒有入幕之賓，立刻生趣毫無，竟在樂清把一個守軍卡子的弟兄，名叫劉鳳蛟的攬上手，女屠戶也知道當時想離浙南只怕不那麼容易，索性挾着這個供她玩弄的劉鳳蛟匿居在東平塌外。暗中探聽十二連環場的情形，和淮陽西嶽兩派的信息，她明是自己作孽，不過不肯認賬，認定了這是淮陽西嶽兩派害得他有家難奔，有國難投，自己拿定了主意，在離開浙南之前，相機再施辣手，總要把兩派中人收拾兩個解恨，那知這種惡念那容得了她再施為，可是也算她還有一段冤緣的因果沒了結，暗中竟被淮陽派一位前輩綴上她，絕不容她走開。若是沒有這位玄門劍客收拾她，她也逃不出她生父三陰絕戶掌羅義的手下，三陰絕戶掌羅義只要踩跡着他這現世女兒，絕沒有半句話再說再問，一掌把她震死，這

一來她倒多活幾時。女屠戶匿居在東平爛鏡外，昨夜正在和她道新歡飲酒取樂，被這位玄門劍客趕到。把鸚鵡立時處死，把這女屠戶點了暈穴，用布袋裝起，把他帶進十二連環塢。這位玄門劍客挾一身絕技，捲入淨業山莊！乘下面一個會門緊要關頭時，飛升那刁斗之上，伺機發動，直到歐陽尙毅要和西嶽俠尼動手之時猝然發動，把這女屠戶閉住了的穴道先給散開了，把她擲到花欄上，自己拔身退下來，說了兩句譏諷的話，離開校武場，任憑天鳳堂香主再搜尋，那裏會搜得出來。

這時女屠戶淫嫖陸七娘已知道這真到了自己最後關頭！萬想不到會被人擄進十二連環塢，只怕眼前這淨業山莊就是自己玉殞香消，花殘月缺之時，這可不容易再逃了，方才從花欄被人捉下來。已然醒轉，只是在布袋中還沒十分清醒，自己已知道這是一場禍事，只是究竟落在誰的手中，還不知道，動手的人太快，手法也真厲害！方發覺背後有人時，已然暈過去，這時還要憑自己一身的狐媚，靈巧的心思，來作最後的掙扎，在這打開布袋時用她迷離的醉眼，嬌媚的眼風，先給了刑堂師海島吳青一個媚態，那知道把她全身褪出布袋，再往回下一看，自己那還有甚麼希望！龍頭幫主既所有的在座的本幫人絕沒有自己可以借助的人，那淮陽西嶽兩派尤其是自己的對頭人，那還有活的希望。被沈河英沈河雄喝叱着，只好慢慢站起，這時精神一弛，立刻邁步躊躇的往前走了幾步，往這迴廊近處一跪，

顛聲說道：「待罪弟子，掌涼星山十二舵糧台，陸羅錦雲求幫主慈悲！」武維揚被這種情勢所迫，只好宣示出一番話來，那知更招出對頭人的冷語相質，自己幾不能再留在此座。

天南逸叟武維揚，遇到這種時候，只好是扳起面向下喝叱道：「羅錦雲，妳身爲鳳尾幫壇下弟子，蒙祖師的嘉惠，提拔你在涼星山掌糧台重舵，幫中對妳是格外的恩惠，妳饒不來好好報效，反倒觸犯十大幫規，及護壇戒律，叛幫背道，欺師蔑祖，貪淫好色，羅錦雲妳是自己領罪！是等祖師的慈悲？按幫規壇戒，妳是很清楚的，現在正當淨業山莊和嘉賓聚會不能再開壇處治，妳不自己領刑等甚麼？」

女屠戶淫孀陸七娘一聽幫主不開壇處治，這還有萬一的希望，遂故作滿面淒涼，十不猶豫的向上叩頭道：「幫主你不要盡聽外面的傳言，弟子不幸身爲女流，生在江湖裏，都爲苦命人，我比別的江湖道中人更苦，不幸嫁了丈夫，丈夫又爲報効祖師喪了命，我作了未亡人！」但說到這句，胡玉笙已自不耐，厲聲道：「羅錦雲，不必再曉舌，你縱舌綻蓮花，也休想再逃出十二連環場，趕緊給我領刑，妳再敢羈延，我甘受違罪壇規的處分，更替祖師慈悲妳了！」

女屠戶陸七娘把身軀一扭，眉峯緊蹙，帶着十分怨望的形容，向胡香主臉上望着，叩了三個頭，

慘然說道：「胡香主你身爲內三堂香主，要想處治我這麼個已入網羅的小鳥，不過一舉手之勞，戮滅個螞蟻，你教我死，我不敢反抗，只是你身爲內三堂香主，作事定能順天理人情，我這個苦命人落到這般地步，還情甚麼命，我自入鳳尾幫，早已以身許幫，這條命已交付祖師，我還有甚麼怕的，只是我們幫規嚴，壇戒可怕，也得說實贖實犯，我身犯幫規是誰的見證，那個的報告，只要有當面和我實對的，我不是新入幫的弟子，我比誰全明白，我只要罪有應得，我情願自己動手，絕不教別人費事，胡香主，你看在祖師爺慈悲後人的面上，容我在賢明恩待我的幫主面前伸訴完了，我再死也瞑目了！」胡玉笙從鼻孔中「哼」了一聲，暫忍着憤怒，要看幫主怎樣來處治他？自己也不願過分作這種惡人，女屠戶陸七娘才把這位胡香主說的暫時不施辣手，才要回轉頭來再以巧言蒙蔽自己的罪惡。自己倒也沒希望立時能够倖免，只是能够不當時處死，自己就有法子另謀脫身之策，不料抱月迴廊上自己怕父，雙手金鑲羅信，厲聲說道：「丫頭，我羅氏的門風教你取盡，鳳尾幫的威名也全被你斷送，你要再敢措詞巧辯，幫規不處治你，我也不教你再活過這個時辰？」

女屠戶「呦！」了一聲，抬頭看了看雙手金鑲羅信，故作萬分委曲的說道：「伯父你這可不對了！虎不食子，你雖不是我生身之父，可是比我生身之父還近。我生父練功夫練的，把骨肉天倫全沒有

了，我是你老夫婦撫養起來的，我一身功夫也是你教的，嫁人是你出主意的，入幫効力，也是你攜帶的，旁人變着法子來害你這苦命姪女，這種情形教我百口莫贖，怎麼現在從至親骨肉還不容我，既不以疼女兒的心破死而替我洗刷清白，反倒下井投石的說出這種恩斷義絕的話來，伯父現在你正好不用多管這種閑事，我鳳尾幫中是爺作爺當，兒作兒當，姪女縱有觸犯幫規的地方，也有一身當之，何必在我這行將就死的羅氏後代身上再作踐，伯父，你只要不念一點骨肉之情，伯父你的事未必比姪女我強多少吧？那我只好和伯父同歸於盡吧，索性把羅家這一門絕了倒乾淨！伯父你對這苦命姪女多開恩吧！」

女屠戶陸七娘這番陰損毒惡的話，把個雙手金鏢羅信氣的幾乎炸了肺，可是他這寶貝姪女是單刀直入的往致命處下口，羅信驚着急！真就不敢再發威，自己的私弊他是完全知道，只要過於的和她暴躁，現在她是有些豁出去了，真個把自己的事全抖露出來，雖不一定就把自己毀了，這個跟頭實在有些栽不起，當時氣得只有怒叫聲：「好了頭，你可氣死我了！」女屠戶陸七娘向幫主叩頭道：「幫主，我蒙幫主的慈悲，憐我丈夫陸琦爲報效而死，教我掌西路十二舵糧台，我一個女弟子，能得總舵這麼信任，我總然愚蠢，也不至那麼不自愛，只是我一個年青的寡婦，掌着西路各舵的大權，嫉恨我的

大有人在，我這次從西路逃出來，幾乎落在和鳳尾幫爲仇的手內，我陸家堡被焚，教我孤掌難鳴，十二舵中肯出死力保全我陸家堡的固然不能說沒有，可是以弟子這點力量想應對淮陽西嶽兩派領袖人物，那能不落個一敗塗地，況且同道中儘有辛災樂禍的人，我在保全蟻命之下，逃奔十二連環場，不想對頭人尙不肯容我這麼個女流，一再逼迫，我孤立無援之下，曾說過氣憤的話：我回到十二連環場定要求幫主澈察西路十二舵的真實情形，那知別人恐怕我把實情全宣佈了於他們不利，這才給我編排這些流言蜚語，幫主是能體察人情的人，我羅錦雲若不是個女弟子，也不致於有這種事，請幫主念在其實在是遭人誣蔑，到這時我是無可如何而已，幫主能多慈悲女弟子，我羅錦雲爲祖師効力落到這種結果，我自己也不十分灰心，弟子現在是求死不求生，不過我得死個清白，死在幫主前。求幫主看在祖師的面上慈悲弟子，只要不盡以別人詆毀我的話來判弟子的命運，我絕不惜這條蟻命，求幫主的慈命吧！」說到這聲音越發宛轉，淚珠兒滾在嬌嫩的俏面龐上，愈顯得如同帶雨梨花。

天南逸叟武維揚對於她這片巧避罪責的話，那會就信，只是現在忽的起了一點私心，認爲女屠戶陸七娘現在既已落在十二連環場，就不怕她再逃出手去，自己何必教對頭人那婆稱心如願，遂冷然向下說道：「陸羅錦雲妳不用巧言遮飾，妳身犯舊規，自有妳的甘證，我幫中對於贖下弟子是無分男女

，絕沒有令人不甘服的地方，妳要自取最重的刑誅，是你自己要嘗嘗比一死更難的慘刑，我要教妳到死甘心，暫留妳在人間停留片刻，來，把妳帶赴刑堂候諭。」女屠戶陸七娘聽到幫主令暫時把自己押赴刑堂，這一來自己實有了逃生的希望，趕緊向上叩頭道：「謝幫主的慈悲，只要給弟子個違犯幫規的憑證，弟子死亦瞑目了。」

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和抱月迴廊中的青鸞堂香主，天罡手閔智全認為幫主這種處治是故意的作爲，因爲這女屠戶陸七娘的罪狀昭然，自己盤奔西路回來已有很充足的報告，天鳳堂深宵議事的時候，也已經把她和已被處治的雙頭鳥姜建侯除名，只待追還票布，隨時起治，現在大約是不願當着外人自暴其醜，只是已看見，淮陽西嶽派的幾個難捱難惹的人，面上的神色，只怕不好捱吧。果然在兩人默默盤算之間，女屠戶陸七娘叩頭之時，座上竟有人自言自說的說慈悲？慈悲別忘了後患，傾國傾城又添上了傾幫，辦的好！武幫主和天罡手閔智全說話的人很近，聽的十分真切，目光瞬處，又是那雙環鑲遼東，上官雲彤，可是他說完這兩句話，竟把頭扭轉去，向西嶽掌門人說話，武維揚暗罵：匹夫，你用冷語譏人，這淨業山莊，要教你好好出去，我誓不爲人！

抱月迴廊下監視女屠戶陸七娘的胡香主，和刑堂海鳥吳青可聽不見迴廊上的冷語譏人。正在要喝

令把這淫媼女屠戶陸七娘帶赴刑堂看管，話只說出一半，抱月迴廊已有人起立發話道：「武幫主，你先等等。」並向下招呼道：「胡香主，你先別這麼含含忽忽的把她弄走，等着咱兩下裏把話說明白了，你們的事你們自己去辦，我們絕不妄參一言。」

女屠戶陸七娘正不幸只要能夠緩死須臾，就有逃生之望，這時迴廊中有人這一阻攔，再一看發話的這人更不禁如同冷水澆頭，罵了聲：「藍矮子我和你是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對頭！我已到了下地獄的時候，女屠戶想到這，恨的銀牙暗咬，我陸七娘只要還能夠生出十二連環場，別人的恩怨我情願一筆勾銷，唯有藍矮子你，我不把你毀個家敗人亡死無葬身之地，我就枉稱女屠戶了，迴廊上發話的正是淮陽派有力的人物，燕趙雙俠中的矮金剛藍和。」

矮金剛藍和見龍頭幫主天南逸叟武維揚，有意把女屠戶的惡行掩蔽，把淮陽西嶽派兩位掌門人，形成以堂堂兩派掌門戶人，竟不能容一個鳳尾幫女弟子，這種狡猾的手段，自己焉肯容他這麼含含忽忽避，這才站起來答話。先把人攔住，才向天南逸叟武維揚道：「武幫主，貴幫涼星山掌西路總樞台的十二舵陸舵主，以一個壇下女弟子能掌貴幫這麼重要舵口，定是才堪重任，並且我們才知道這位陸舵主乃是武林名家之後，福壽堂三陰絕戶掌羅香主之女，雙手金鏢羅香主的姪女，我們可惜先前不知道

這位女舵主是責幫兩位成名的老師之後，我們要早知道了是這兩位香主的後人，涼星山陸家堡的事，兩位掌門人何必親自動手，只把這位陸舵主請回十二連環塢，自能親自還我們個公道。論到貴幫壇下弟子，身犯幫規，以武幫主這樣賢明，當不致令壇下弟子蒙蔽，門戶不同，法規沒有二致，我們局外人不當再過問，只是這位陸舵主所行所為，與我們太有牽連，以我們掌門人的行為，和西嶽慈雲庵主行道江湖的行經，豈能對於一個江湖女流，下那狠心辣手，現在請武幫主令這位陸舵主當衆宣佈我們挑他涼星山舵的真象，若是這麼含忽的由責幫處治她，也教江湖道中人笑我們不能容人。」

第一三五章 衆怒難犯女屠戶領死入刑堂

天南逸叟武維揚對於擄劫司徒謙的事，還真不知道，不過女屠戶的淫行醜事，天罡手閻智，和歪辦雙頭鳥的刑堂師們全報告過，這時聽到矮金剛藍和這嬰當面追問涼星山的事，遂也奮然說道：「據我看藍二俠可以毋須再過事追究，這等敗類是我鳳尾幫全幫之羞，我鳳尾幫中尚沒有縱容壇下弟子破壞幫規的惡劣行為，現在我毋須再問，只把她早早處置了，免得誤我們的大事！」武維揚知道這次要

不把她趕緊解決了，定要招出極大的難堪來，說到這，這就要請竹符立刻處置。

淮陽派掌門人鷹爪王突然站起來，向藍二俠道：「我有幾句話向武幫主請教請教。」隨向武維揚道：「武幫主，我們以江湖道義相見，兩家的事尙未說清，再有這樣含沙射影的事，加在那方面，誰也不肯甘心忍受？貴幫涼星山陸舵主以一個女弟子，受幫主重託，掌着貴幫重舵，我不敢恭維這位女舵主，只憑她這江湖匪號「女屠戶」三字，鳳尾幫中就不宜容留，可是她竟作些傷天害理的事，以武幫主掌着龍頭主舵下，竟會沒有早日發覺，這足見這位舵主的手段如何！江湖道上無論那一幫，那一會，那一門，那一派，幫規，門規大同小異，全不外以得藝忘本，欺師滅祖，不孝不義，貪淫好色爲最重的戒條，無論任何門戶中全不肯容這種門弟子存留，一經觸犯，有時比國法處治的還嚴，這是凡在江湖上行走的朋友，沒有不知道的吧！這位陸舵主身犯江湖大忌，她自身多行不義，甘心作惡，貴幫主不處治她，只怕江湖道中人已難難容，他竟敢把我淮陽派門戶中弟子司徒謙攜入陸家堡。武幫主，你要知道我淮上清風堡綠竹堂收徒至嚴，成全出來一個少年門徒談何容易？我這門弟子，幾乎斷送在她手中，武幫主，事情不擗到這，我正道隆實不願談這敗壞幫規，貽羞門戶的事！只是我淮陽派中三代的清名，幾乎全毀在陸舵主手下，武幫主我不能再優容隱忍，要一手殲除她爲江湖上去此惡魔，只是那時動手時，我們不作欺心之語，實不願留她，再願以處治不當，在幫主面前請罪，也不肯再

放手她。只是我們終不是這位女舵主的對手，終被她脫出手去，如今把她送回十二連環場，武幫主應該認爲這是貴幫祖師格外慈悲她，教她少作一分孽，爲貴幫的威名多保全一分，現在沒有別的，只問她涼星山據劫敵派門徒有這件事沒有？我王道隆入江湖行道三十年來，就沒以一個女流作過對手，有，只從貴幫陸舵主一人爲始吧？」鷹爪王這番話是軟中硬，武維揚任憑怎樣老辣也覺有些難堪。

女屠戶陸七娘聽到這淮陽派掌門人嚴辭質問，這女淫爛的狡詐聰明可十分過人，在驚惶恐懼中她可沒忘了拿主意，她從幫主一發話已及現在的神色上，已然察出幫主絕沒有留自己心，只是這種臉面她有些丟不起，自己不伺隙進攻，放鬆了一步，就要把自己僅餘的一分希望斷送了，想到這再不肯遲疑把機會錯過，往起一挺身，用那嫩如春蔥的手，駢雙指一指鷹爪王道：「可惜你這般年歲，身爲淮陽派掌門人，竟對一個已在孀居的女人說出這種輕蔑的話來，我羅錦雲既在鳳尾幫下作女弟子，就要以死報效我們祖師，不錯，你那門下姓司徒的門弟子，落在我們手中，你可別忘了，那時我鳳尾幫中人不動你們，你們也不肯再罷手。王道隆，你還少說了一件事，西嶽派的門下又何常逃出我們手下，那時各走極端，只要各憑自己的本領較量，王道隆，你們以堂堂淮陽西嶽兩派的掌門人領率的門弟子，栽在我一個女流手中，你們夠栽的了！現在竟出此下策，來用這種誣蔑語言，好掩飾你們的羞愧，

只是我雖是和你們爲仇，你們也要爲你們掌門人的尊嚴想想，是否應該對一個女流這麼不顧天理的來侮辱欺凌，我羅錦雲縱然被幫規處治了，我至死不能忘你們的好處！」

女屠戶陸七娘這番倒打一耙的血口反詆，淮陽派掌門人是多麼持躬謹嚴的人，那聽的慣這種淫婦狡辯。冷笑一聲，向武維揚道：「武幫主，貴幫陸舵主這番話教我王道隆好生慚愧！我一個江湖上這般年歲的人，對於一個鳳尾幫的女弟子這麼不能容忍，盡情譴罵，怎教她不以死相拚？只是武幫主，我們這般年歲，在江湖路上這些年來，尙還沒敢稍背江湖道義，現在聽貴幫陸舵主的意思，必須給她一個真憑實據。我只請問武幫主，是否非得我提出真憑實據才肯甘心，也免得武幫主的壇下香主舵主們的不服麼？」

天而逸叟武維揚率然答道：「王老師既爲武林名家，更掌着淮陽派正大門戶，我焉能有甚麼不信任的地方，陸羅錦雲的行爲不檢，犯重大幫規，我們焉能再存姑息之心，全是她不肯公然承認她的罪狀，我身爲龍頭主舵，要是處治她那還能容她狡辯，老師傅們在天鳳堂所見，定知道我武維揚對於幫中弟子絕不容他們逞他們的狡詐詭謀，只是這陸羅錦雲既是女弟子，我武維揚要教她死得甘心，王老師，我們現在淨業山莊尙有未了的事，不必因她一人就誤我們的大事，我倒要在我們事完之後，開

境遂條條問她，與貴派的事，我自能還王老師個公道，王老師以為如何？」

鷹爪王一聽天南逸叟武維揚這種閃展騰挪的話，依然有暗中維護這人神共憤，江湖難容的敗類，他分明是故意與我作難，認為不給她個真憑實據，她不肯甘心服罪。只是這涼星山的事我又怎能給他拿出證據來，勢逼處此，我也只有把當時的事實說出來，她和武維揚承認不承認，只好由他們，我也顧不得掌門人的身份了。鷹爪王此時佛然震怒的道：「武幫主我們兩下較技淨業山莊的事沒有什麼早晚，現在既或只就這件事情追究一下，也倒值得！我只請問陸舵主，我們兩派門人落在你的手中，那固然怨他們經師不到，學藝不精，那時你就是當時把他們命廢了，是他們自己無能，怨不得他人。只是小徒們被擒後，陸舵主把小徒司徒謙據進了陸家堡，把西嶽派女弟子另囚在別處，單把一個少年弄進她寢室，以酒色引誘，是何居心？……」鷹爪王底下的話還沒說完。那女屠戶淫嫵陸七娘已橫截着話風道：「我看王老師你還是口角上多積些陰功爲是。實不相瞞，既已和你兩家成敵對行爲，那時你陸舵主也沒想再令你們好好出我西路十二舵的轄境，這才設法誘取你們這次下江南的實力究有多大，我羅錦雲不在你們少年門徒身上用此手段他焉肯……」淫嫵陸七娘這些話沒說完，西嶽俠尼憤然起立一聲斷喝，道：「孽障，你真是信口胡云，藐視沒有人敢如何你麼？貧僧自掌西嶽門戶以來，就

沒容過像你這樣作惡的孽障，現在你自以為來到淨業山莊，貧僧的鑰海伏波劍就斬你不得了麼？孽障！貧僧情願把西嶽派扔在淨業山莊，也不教你逃出我的劍下，那神女峯頭陸氏清修庵是你藏垢納污之地，你把司徒謙用藥酒灌醉，要作傷天害理的事，是否淮陽派掌門人一人所見？有目共覩的事，你尙敢當場狡辯，反唇相譏，來在淨業山莊，還要給你拿出憑證來，憑證盡在，不過我兩派門下弟子全是清白之身，豈肯和你這形同禽獸的惡魔對質，你挾那少年入神女峯又該怎麼講？」

女屠戶淫媼陸七娘這時面色候變，兩道細長的眉毛一挑，望着西嶽俠尼恨聲說道：「慈雲老尼，你是佛門弟子，我羅錦雲雖是在家人，但是我年輕輕的作了未亡人，我正爲是知道我一身的冤業過重，這才在神女峯頭，起建陸氏清修庵，難道世上只當了尼姑才準修行，我這半邊人佛門中就不許我懺悔了麼！慈雲老尼，你說的甚麼事我一概不知，我羅錦雲如今落到淨業山莊，我算是認了命，不過你鑰海伏波劍雖利，只是如今有些用晚了，陸家雖有本領自能由你施爲，如今身入十二連環塢，淨業山莊裏把你們待若上賓，只憑你們這兩個不能容人的一男一女勾串合謀的來毀我，竟敢在淨業山莊殺戮鳳尾幫墮下弟子，你把鳳尾幫也太看成烏合之衆，我羅錦雲何懼一死，只怕有不容你們這樣猖狂的！」

「這淫媼陸七娘說這話時，說的聲音非常大，非常快，說到「這樣猖狂的！」這五個字，把媼往壇

一偏，向龍頭幫主天南逸與武維揚連連叩頭道：「幫主，錦雲受這樣污言穢語，無顏再活在世上給幫主丟人現眼！弟子現在情願領幫主的慈悲，任憑幫主怎樣處治，弟子情甘忍受，只是在我鳳尾幫主旁上，有人妄動我一指，我寧冒百死也要和他週旋，弟子只求幫主的慈悲，賜刑給弟子，免得落在他人手內，也是鳳尾幫之羞！」這淫嫵女屠戶陸七娘這番狡惡的話，給淮陽西嶽鳳尾幫已燃起的烈焰上又給澆了一桶油一樣，這種話既毒且惡！任憑多麼精明幹練，也是當局者迷，這兩位幫門人在憤怒之下，越發的把一件最重要的事忘掉，淫嫵口口聲聲要給她個真憑實據才甘服，這種情形就是合司徒謙，修性和她當面質對，她也仗着靈牙利齒不肯認賬，西嶽俠尼，雖是佛門弟子，數十年的修爲，把火與已滅了許多，但是此時竟不能除掉這孽爲害江湖的淫嫵蕩婦，更兼武維揚的情形尤其令人難耐，他明是能阻止這淫嫵無理的情形，他偏偏任她還發反響抵賴，庵主竟不能再忍耐下去，向替自己揀劍的六弟子修慧一點手，一指那擒海伏波劍，修慧捧劍向前，庵主一手挽劍柄，扭頭向下喝叱道：「作惡多端的淫嫵惡婦，你就看西嶽老尼斬你不得麼？我寧甘污我寶刃，要替江湖除害，阻我者，甘願與之共存亡。」俠尼說道這毫無顧慮的一軋崩簧，嗡的一聲，響若龍吟，把擒海伏波劍抽出劍鞘。

鳳尾幫這邊，天南逸與武維揚「唔！」的一聲怒吼，連香主舵主站起六七位來，夾着一陣兵刃磕

碰的聲音，俠尼只要一縱身出去，就要演成了凶殺惡鬥！胡玉笙香主尙在淫媾身後站着，也拿定了主意，只要西嶽俠尼往外一闖，立刻一掌先把淫媾陸七娘震死，索性教她始終沒有口供，也不教她死在俠尼的劍下。這正是：媚眼漾情波，泛濫成滔濤駭浪，櫻唇妙舌，能吐出血雨腥風。

這種情勢之下，是各走極端，西嶽俠尼認爲只有以武力來解決當時這種局面。在這利那之間，竟竄出一人，橫擋在西嶽俠尼慈雲庵主面前，帶着冷譏熱諷的口吻說道：「庵主是佛門得道的高僧，何致這點事就不能忍耐，你鑛海伏波劍是西嶽派至上至尊的鑛庵之寶，不怕污了它麼？她逃不出我們手去，收拾這種破爛不值一顧的東西，還是我藍老大來的慣，庵主你先把劍收了，請你少安毋躁，早晚還會用它不上麼？」

西嶽俠尼此時見追雲手藍璧竟自作出輕自沒有的舉動，知道這老頭子足夠武維揚擻的，自己只帶着無可如何的怒色，徐徐坐下，把鑛海伏波劍放在了身旁的竹几上，倒要聽聽追雲手藍璧怎樣對付武維揚？

追雲手藍璧把俠尼攔住，却向武維揚發話，那活報應上官雲彤却在藍大俠將開口之際，又從旁說道：「你們這難兄難弟真能入無雙譜，專會在緊關節要的時候硬出頭，你不睜眼看看，人家全站起來

想捧捧庵主來場熱鬧的，你真能多事。」追雲手藍鬚惡狠狠瞪了他一眼，武幫主被他這話說的好生難堪！本來這邊在庵主一亮鎮海伏波劍，鳳尾幫這邊先後站起四位來，並且勢子很疾，連亮兵刃帶起坐的慌，帶得竹几全幌動。這位上官雲彤從旁這一說俏皮話，武維揚好生難堪，明知道追雲手藍鬚必有一番話講，却先扭頭喝叱：「未奉本幫主命令，不得擅自行動，望壇下弟兄們謹守壇規，毋自取辱！」

這時追雲手藍鬚向天南逸叟武維揚道：「武幫主，現在你們下弟子身犯幫規，已爲江湖共棄，這種敗類，要是再容她在人世多活一日，就多造一分罪孽，武幫主，你已是久歷江湖的人，難道還要非要爲一個無行的女弟子，把鳳尾幫的清名置於不顧，竄冒江湖的衆怒，圖全還無足輕重的顏面？武幫主，我們既在江湖行道，對於這人神共棄，天理難容的惡魔，任她逞狡詭謀，逃出手去，誰肯這麼甘心？慈雲庵主自掌西嶽派以來，本着開派祖師所遺門規，行道江湖，積修功德，嫉惡如仇，不過律已謹嚴，從不肯輕作意氣用事的事。貴幫這位陸舵主的惡行昭著，武幫主你不從嚴懲處她，這麼含忽打發走，何以孚衆望？創幫立教，總要從大處着想，現在你武幫主若非要我們對這位陸舵主拿出真憑實據來，那也很容易，只怕那時鳳尾幫的威望更要救這位陸舵主斷送個乾乾淨淨，未免不值？」追雲

手藍靈這番話說得和他平日那種冷酷酸刻又是兩樣，不過也實够這做堂堂鳳尾幫主受的了，追雲手藍靈話說完，把兩手倒撐着，眼望着武幫主立等他答話。

天南逸叟武維揚在這種情勢下，自己暗自打着主張，明知道眼前的事自己先落個栽在人家手內，無論如何，既已把話說在頭裏，任憑他現在落個血濺淨業山莊也得算着。自己歷來沒有後悔的事，遂毅然答道：「藍大俠，你這番話，我武維揚很明白，你這是爲我鳳尾幫的全幫的威名計，我那能不感謝！不過庵主盛怒之下，要亮劍斬我壇下弟子，這是我鳳尾幫創幫佈道以來所沒見過的事，居然要在我武維揚面前作出來，我自認我在本幫祖師座下罪大惡極，必是我沒有掌龍頭主座之能，統轄全幫之力，幫規不振，威力不行，我武維揚還有何面目再掌龍頭。所以在庵主亮劍之下，我壇下竟敢破壞壇規，在我淨業山莊中竟敢這麼目無我這龍頭幫主，我還使甚麼主舵的威權，講甚麼幫規壇戒？只有任憑兩下的力量一決強存弱死，教這淨業山莊先弄個水流花謝，不然我也得把這鳳尾幫解散了，免得早晚也是一敗塗地。現在我武維揚沒有別的可說，咱們以武會友的事，要是還要繼續較量，把這鳳尾幫的敗類陸羅錦雲暫時交付刑堂看管，我武維揚仍須以幫規處治她，倒要看看我秉承的祖師清規，是否能審出她的真實罪狀？若是一定要挾我武維揚立時在淨業山莊羣雄盛會上立斬此婦，我武維揚不敢從

命，只有任憑他人動手吧。我們淨業山莊以武會友的事也只好就此罷手，改日再談，藍大俠這可絕不是我武維揚辜負好朋友的善意，我自接掌鳳尾幫以來，凡是正幫規，申壇戒，就沒有敢對龍頭龍舵所宣佈的罪刑稍露不服，今日這陸繹錦雲竟自敢從她口中說出有故意構陷她的情形，我焉能不給她個公道，藍大俠，你先請坐吧。」

追雲手冷笑一聲道：「武幫主，你這麼講我倒明白了，無論如何，鳳尾幫中的弟子就不許他人妄動一指，幫主自有權衡，這倒是我江湖道的一種風尚。不過今日的事，要請你武幫主例外一次，我藍老大不敢藐視人，只是貴幫這位女弟子陸繹錦雲，那份機智多謀，以我兩派中人竟不是她對手，屢次被她逃出手去。現在居然有武林同道，申武林正義，總要把她送進十二連環場淨業山莊，我們追緝她還追緝不着，現在眼看着她，教她離開我們的掌握，我們焉肯甘心。何況我淮陽西嶽兩派，和鳳尾幫的事三日總要解決，我們還要請武幫主實踐諾言，我們無論如何，今日退出十二連環場。這位陸幫主就能不再逃出武幫主手去，我藍老大認爲恐怕有些靠不住，我們要請幫主給我個了斷。」

追雲手藍壁這種話說得武維揚好生憤怒，率然答道：「藍大俠，你這樣講話我武維揚實在不敢領教了，藍大俠你現在來在我十二連環場中，是身居客位，不能過分干涉我鳳尾幫中的事，我振幫規，

立壇戒是我還掌幫的分內事，我處治我壇下弟子是我鳳尾幫的事，多厚的交情不應當參與，若以曾經和貴派有牽連就要迫我當時處治，這未免不近人情，現在我們直截了斷的來講，我武維揚對於鳳尾幫統率下一百餘舵，能教他們唯令是行，就仗着我們祖師的慈悲，力行幫規，謹遵壇戒，觸犯幫規壇戒的沒有能逃出我掌握的，我們可不敢以威力服人，總要教他們衷心折服，自就刑誅。現在淨業山莊不是我振幫規之時，開壇處治之地，藍大俠既是不信任我武維揚有解決陸羅錦雲之力，我武維揚也不用再添頭事辯，只問這陸羅錦雲是貴兩派中那位老師把她送進淨業山莊？還請他親自帶走，只要出了我十二連環場，任憑他處治，我武維揚有力量，把她送回十二連環場，沒有力量要回來，我從此解散鳳尾幫，退出江湖，從此再不教朋友們見到我武維揚三字。或者把她惡行的證據給拿出來，稍息衆怒，我情願用她的血來洗她的罪惡，捨此而外，我武維揚絕難從命！」武揚維這番話說出來，壇下已入僵局，追雲手藍靈暗罵：好個不識好歹的老猴兒崽子！給你找個台階，你不買我藍老大的人情，難道我們真就不敢和你們這羣猴兒崽子熱鬧的來一場麼，追雲手藍靈默念不過剎那之間，心念一動，口中已在說了個「好！」字，底下的話沒脫口，在身後有人一聲狂笑，這種喉音聽着非常刺耳。這人笑聲甫歇，却高聲說道：「武幫主，你點甚麼有甚麼？你這位貴壇下，已有人出來給她作甘證，她的惡行，

這個賣藥的自有真憑實據，教武盟主落個口腫心虛，你看，那花也真轉過來的是誰？」

這狂笑發話的，正是矮金剛藍和，武維揚順他手指處一看，從花棚旁轉過來的，正是乾山歸雲堡續命神醫萬柳堂。此時這位萬堡主却是一變往日安祥態度，脚下走的很是匆忙，只是萬柳堂對於這裏的情形尚在絲毫不知，趕到來到抱月迴廊前，看到淫媼女屠戶跪在這裏，沈阿英沈阿雄站在一旁監視着，八步凌波胡玉笙也站在淫媼的身後，正在怒目而視的，那迴廊上的情形尤其看着含異！武維揚和歐陽尚毅，天罡手閔智全站起，那往南一排的座上，除了那少林僧和幾位鳳尾幫以外的朋友，全顯着要立時發動，更有幾家香主舵主全在按着兵刃。

本派的追雲手藍壁，竟自站在俠尼慈雲庵主面前，口講指劃的不知講些甚麼？可是場子中反倒把該黨武功停頓下來，這時那所有值役的幫匪也全在驚惶變色的注視着場子裏，續命神醫萬柳堂來到了近前，八步凌波胡玉笙抱拳拱手的向續命神醫萬柳堂道：「萬老師，受傷的人沒有危險麼？」

續命神醫萬柳堂抱拳答禮道：「有勞胡香主鑒命，還沒有多大妨礙。」這時萬柳堂答着八步凌波胡玉笙的話，脚下可沒停留，不過却惡狠狠的盯了淫媼陸七娘一眼，仍然緊走上了抱月迴廊的台階，追雲手藍壁却迎頭說道：「萬師弟，這件事得你來作個了斷……」

淮陽派掌門人鷹爪王却戴着藍大俠的話不教他講下去，已招呼聲：「萬師弟。」那鳳尾幫主和閻智等雖聽出這萬柳堂一回來，對於淫爛陸七娘的事定有許多新花樣，只是身居主位，不能失禮，向萬柳堂抱拳招呼道：「萬老師太辛苦了，受傷的人可不妨事麼？」這一來三方同時發話，誰也不能再說下去，萬柳堂只得向武維揚和香主們作浮乏的週旋轉身來向追雲手藍璧道：「師兄有何賜教？」掌門人已在招呼：「萬師弟你這來，我還有點小事，待你商量。」掌門人此時已然憶起福壽堂淫爛所立供狀，這是以制淫爛的死命，更是以制這狡猾奸詐的武維揚。

追雲手藍璧雖然是福壽堂沒有他在場，當夜的事他是已早聽藍和暗中說與了他。不過這供狀是否還有可以狡展之處尙未可知？當時是想著從萬堡主手中要出來，要當面看過後，當衆宣讀，給武維揚個最大難堪，索性教他栽足了，可是萬柳堂是另有事要說與掌門人和西嶽俠尼，所以對於追雲手的招呼不肯停留，竟自趨向掌門人面前，追雲手才待向武維揚再逗兩句把他扣住了，那知那窮酸式的活報應上官雲形却直截了當的向追雲手藍璧招呼道：「藍老大，別趁火打劫，你們這哥兩個對於一個下流的女人還麼死咬住不肯放口，你也不嫌喪氣，救苦救難的慣用金針續命的來了，你還不坐下去等甚麼？少時你看看人家這一針見血的本領拿出來，准比你們弟兄高的多，請你不用再這麼關心了！」

這雲手緊咬的一笑，向上官雲彤點點頭，習武講謙的禮節道：「好，咱們先計少時再談。」暗中却罵這活報應，你這麼拿我燕趙變俠整牙，我豈肯與你甘休！自己却轉回坐位。上官雲彤却連看藍大俠不看，任憑他回答甚麼話，好似全沒聽見。遲向天南逸叟武維揚道：「武幫主，我們兩家是以武會友，解決鳳尾幫和淮陽西嶽派的糾紛，現在却節外生枝，擱開本題，爲這點事要破壞全局，我不知你們兩家是何居心。武幫主，我們打開窗子說亮話，你這費壇下只賜她一死，就很便宜他，現在非要教淮陽西嶽兩派拿出他犯罪作惡的憑證來，武幫主未免近於刁難，捉奸要雙，拿賊要贓，真要是連贓證全擺到你這執掌龍頭率壇下的香主們面前，武幫主。你豈不要置身無地，我這人是要來息事寧人，武幫主你不用信他們的危言聳聽，乾山歸雲堡的萬柳堂來了也沒有甚麼，他不過能緩命能治病的郎中，依我看武幫主不必僵持，還是速謀解決爲是，我們還是接着辦我們的，豈不是好麼？」

活報應上官雲彤這番話在當時可叫廢話，只是他說的固然是廢話，續命神醫萬柳堂竟得在上官雲彤說這片沒用的話時，把內港口飛鷺船隊上的情形匆遽的，向掌門人道：「師兄，我們受傷人還不要緊，只是十二連環場中形勢十分不好，我們必須趕緊和他解決了，我們飛鷺船隊全深入他腹地，船上又有受傷人，畫龍畫虎難畫骨，他們是否另有惡念，我們不得不防。」

鷹爪王憤然說道：「師弟，何所見而云然，難道武維揚還敢對我們另施機詐毒辣手段麼？」

萬柳堂道：「現在是無法斷定只這淨業山莊，任甚麼看不出來，那內港口一帶二十八宿護壇船幫，差不多全部調動，只是外面紅旗報事快艇，僅僅的我治傷的一刹那，已見了四次，來船是非要登岸到裏面報告，却被那守港的護壇二十八宿隊阻擋住，不過天空的信鴿一隻跟一隻的飛進來，可是多半在港口落來去，我在艙中隔窗默察他們情形，有甚麼舉動也就在眼前吧！」

鷹爪王眉頭一皺，微搖了搖頭道：「我們現在任憑他怎樣安排，也只好把眼前的事應付下來再計其他，果然實有其他不顧江湖道義的行爲，萬師弟，我們願與之偕亡！」萬柳堂回頭看了看，見活報應上官雲彤正在和武維揚故意的糾纏着，遂又低低向鷹爪王道：「我們飛鷺船隊四週已密佈了船幫，大約他們是沒有好意了！我已然把我們飛鷺船隊的水手全暗中佈置了一下，倘遇變生不測時，只準我們在兩側艙中用排弩護船，不候我們接應到了不準和幫匪正面對敵。受傷人的船隻在當中，兩邊大小船隻雙重的圍繞着，猝然間還不致被他們得手。」鷹爪王此時也沒有其他的辦法，見這惱人的天氣陰雲雷聲點綴着，又聽得續命神醫萬柳堂一報告外面的情形，十分着急，只得先就眼前的事匆遽的向萬柳堂說：「現在顧不得許多，不拿出那鐵證來無法折服武維揚，快尼一個不能忍耐下去，兩下裏非逼

到一場凶殺不可，你沒見庵主已把劍亮出來麼？師弟你那件東西可帶在身邊？」萬柳堂冷笑一聲道：「武維揚是自找難堪！」往迴廊外看了看那淫爛陸七娘，萬柳堂劍眉一挑道：「我自有主張，師兄不用管了。」萬柳堂轉身走向兩邊座列的當中一站，向幫主天南逸叟武維揚發話。正是險象環生，危巖四伏，惡魔未除，反促成一段孽緣，爲燕趙雙俠隱伏一場滅門大禍！

續命神醫萬柳堂，立刻向龍頭幫主天南逸叟武維揚抱拳拱手道：「武幫主，萬柳堂有一點事要求，望幫主慨允。」

天南逸叟武維揚不知萬柳堂葫蘆裏裝的甚麼藥？不得不先示客氣，遂也拱手答道：「萬老師不要客氣，有甚麼事只管賜教。」

萬柳堂道：「敝派受傷人得由安人照料，現在請西嶽派門下簡雲彤師傅回船照料，故此請武幫主傳諭放行，武幫主可能答應我們的請求麼？」天南逸叟武維揚道：「萬堡主太客氣了，我武維揚對於老師傅們那敢有留難之意，只爲各處駐守的弟兄恐有誤會開罪之處，反多不便，故此必要派人出入護送，絕無他意。」

續命神醫萬柳堂跟着向泗水漁家簡雲彤一點手，簡武師已聽見萬柳堂的話，自己也很願回去，因

爲這次自己牽多指大師統率泗水飛鷺船隊，也怕有甚麼疎失，無面目去見大師，趕緊來到近前，萬柳堂也不用囑咐甚麼，回船後只要一看那裏的情形，自能了然一切，這時只向簡雲形說了聲：「請簡老師回船隊照料一切，這裏事自有我們辦理，不用再回來了。」泗水漁家簡雲形立刻答應了聲：「好吧。」武幫主那裏很爽快的派執堂師持竹符陪同簡武師出抱月迴廊，竟奔淨業山莊外走去。

續命神醫萬柳堂容泗水漁家走後，向武維揚道：「武幫主，我萬柳堂有兩句話說出來，請武幫主自己付量，我們全是江湖道中人，就得本着江湖道的習慣和道義來行事，武幫主，這女屠戶陸羅錦雲在涼星山所爲，不僅有背幫的幫規，她縱慾荒淫，更招江湖大忌，幫主若說是尙無所聞，那實在是違心之言，以武幫主執掌龍頭主座，掌全幫的大權，不會不注意到各舵的行爲。這位貴壇下的情形，實不能再容她再在江湖上逞孽，清理門戶是江湖各派中光明正大的事，不獨沒甚麼損本門的尊嚴體面，實足以折服羣衆。武幫主定要以賊證來壓本幫的衆口，不肯立時除掉她，是否也認爲她有負屈含冤之處？武幫主若是非教我們舉出賊證來才肯立時處治，這件事我看那麼辦起來，不大甚麼高明，我們這班武林中人，嫉惡如仇，這種惡魔焉能再留她，武幫主何不勉符衆意，立時處治。若是非待把她真贓實據拿出來，那一來只怕彼此全有不利，武幫主你是十分曠遠的人，兩下各走極端，豈又肯輕於

放手呢？」

武幫主沉着面色向萬柳堂說道：「萬堡主，這種說法，我武維揚實不敢承認，我歷來作事，獨斷獨行，最怕他人含着要挾之意。我幫中弟子甘犯幫規，是開罪江湖同道，我武維揚必要以公平的處置，絕不肯僥循情面故意優容，貽鳳尾幫之羞，招他人的譏諷，陸羅錦雲，既犯幫規，又招外派的仇視，我焉能爲她一人破壞我鳳尾幫的威名，得罪於武林同道。只是淨業山莊不是我正幫規之地，陸羅錦雲更多方狡辯，要請淮陽西嶽派給她個真贓實犯的證據，空口這麼誣蔑她一個居孀的女流，死不甘心！萬堡主，我倒不肯信任她這種狡詐欺人的狡展，我倒要以我鳳尾幫的幫規壇戒來給她個口服心服，死而無怨。不想西嶽掌門人竟自認爲我武維揚仍存姑息之意，還未免辱我太甚，萬老師，今日淨業山莊中我不能執行幫規壇戒，我還有何面目忝掌龍頭？」

以命神醫萬柳堂聽出武維揚這種說法，依然是不准別人在他主舵上海及他壇下弟子。遂冷笑一聲道：「武幫主，你要想給這作惡多端的女人個真憑實據又有何難」說話間從囊取出一紙柬帖，折疊着，萬柳堂却用雙指箝着一舉，反向掌福壽堂的香主雙掌翻天崔豐道：「崔香主，福壽堂中陸羅錦雲所有的惡行，崔香主爲何緘口不言，難道身爲鳳尾幫退隱香主，就許從容這種欺天滅理的壇下去造孽，

故作癡聾，不肯主持正義了麼？」

矮金剛藍和却沒容萬柳堂的話落聲，隔座招呼道：「萬師弟，何必再多事牽纏，你把那紙帖兒當衆宣讀一遍，倒教人家也全明白，明白，免得我們落了個不能容人的怨言。」藍二俠發話的時候，那掌福壽堂的雙掌翻天崔豐已急的面紅耳赤，自己只疑當日夜間女淫孀所立的供狀已被她盜走，萬沒料到竟落在淮陽派手中。這一來自己這裏已經無面見本幫壇下一班同壇師友，連幫主這裏不顧一切的要爲本幫存顏面，這紙供狀一現出來，直使鳳尾幫整個幫威斷送無遺，只是此時急切之間竟自束手無策，可是幫主對於這件事還知道不清楚，驚惶中只得向萬柳堂道：「萬老師身爲成名的俠義道，對於這樣作惡多端的惡魔，固然應該立時誅戮，以維江湖正義，只是還盼望萬老師們爲她稍留一些餘地，這網內之魚，難道還怕她脫出手去麼？」雙掌翻天崔豐說這話，語帶雙關，是分明示意萬柳堂要稍留他人的餘地。可是崔豐說這話時沒有阻擋住萬柳堂的當場凌辱，反倒招出本幫人的責難，天罡手閔智那裏已經怒不可遏，怒日向雙掌翻天崔豐道：「崔香主，本幫壇下弟子，身犯幫規，自有幫規處治，江湖道上那一門那一派也難免有不肖門徒，貽羞門戶。我們不過對朋友面前稍致慚愧之情，表示我們統轄無方而已，難道我們真個爲這一個壇下弟子就把整個鳳尾幫的威名不要了麼。」天罡手說到這扭轉

頭來，不再理那掌福壽堂香主崔豐，逕自向武幫主道：「現在不便爲這些事儘自耽延，這裏尙有人要
向淮陽西嶽兩派成名的師傅們領教，請幫主儘管向她兩家擔承一切，趕緊把陸羅錦雲押下去看管，淮
陽西嶽兩派有認爲處治不當，儘管請下來，以武功一分曲直，我看現在也只有這麼辦爽快吧？」

天南逸叟武維揚道：「很好，正合我意。」續命神醫萬柳堂陰沉着面色，冷笑着道：「這倒是最
後一着，不過，閔香主你先別忙，有你閔香主這種萬全的處斷，實在高明，動手是最爽快的辦法，現
在你可先等等。」說着已把二指所夾的紙帖抖開，向武維揚面前一遞道：「請武幫主把這字帖兒看完
，任憑你們斟酌，我們彼此心照就是了！」

武維揚伸手接過去，這時天鳳堂香主歐陽尙毅，青鸞堂香主閔智，一左一右的從旁也隨着看這紙
帖，武維揚把這字帖看完面色鐵青，雙眉一挑，面籠殺機，歐陽尙毅和天罡手閔智變顏變色的氣沮神
喪，雙掌翻天崔豐却低着頭不再抬頭。天南逸叟武維揚向萬柳堂一拱手道：「萬堡主，厚愛我武維揚
我願領盛情，萬堡主請坐，我好發付她。」萬柳堂依然冷冷的說了聲：「任憑尊便。」轉身歸坐，不
再管他。

天南逸叟武維揚把那紙帖帶怒遞與了歐陽尙毅，厲聲向下喝叱道：「陸羅錦雲身犯五不赦幫規，

本廳重刑立時處治，只是我這淨業山莊豈容姦沽污，由刑堂師吳青押赴刑堂，立時親手處治，以她的血髮速來驗刑，陸羅錦雲敢再發一話，立時亂刃分屍！」海鳥吳青立時躬身答了聲：「弟子遵諭。」

隨向淫孀陸七娘喝聲：「快謝幫主的慈悲，走！」

女屠戶陸七娘此時可不似先前那麼鎮靜，竟敢不遵幫主的口諭，面色由白轉青，兩道秀眉一蹙，兩隻媚人的妙目，含着一汪淚水，向上叩了個頭，很爽快的站起，咬着銀牙，惡狠狠瞪着淮陽西嶽派這邊，一蹶腳，轉身向海鳥吳青說聲：「走！」海鳥吳青乘她一轉身時，已把扔在地上的繩子抓起，繩子纏在口中，以敏捷的手法轉到淫孀陸七娘的背後，猛然，把女屠戶的雙臂給箍過來，倒背着給捆上。淫孀絲毫不敢掙扎，只扭頭瞪了吳青一眼，由吳青押着向淨業山莊外走去，淫孀陸七娘這一被押赴刑堂處治，誰也認定刑那間玉殞香消，為江湖中除一大害，那知道淫孀又獲得機會，把吳青囊感得，飽管脂紛香，陷入迷魂陣，逃出連環場，攬腕入江湖。

海鳥吳青這一把淫孀陸七娘押赴刑堂處治，抱月迴廊中的淮陽西嶽派這邊，差不多全知道夜入翻壽堂的事。可是鳳尾幫這裏一千幫匪，多是十分驚詫懷疑！認為幫主態度變得離奇！方才還破出雙方翻臉，現在竟終於算答應了人家的要求，竟自這婆處置陸羅錦雲，這未免過形示弱，何敢就憑這麼一

紙東帖，置鳳尾幫的幫威於不顧，一個個是敢怒不敢言，可是武幫主這時面上的神色十分可怕，沉着面色，雙眉緊蹙的向淮陽派掌門人說道：「王老師，我鳳尾幫中出此敗類，實爲全幫之羞，我武維揚已難忝顏再掌龍頭主能！現在我想不必再事就擱，我們兩家的事最好早作個了斷，方才爲了這個敗類的就擱，致使庵主未能把西嶽派武術精華發揮出來，教我們也可多長些見識，我還要請庵主多留兩手的絕技，我武維揚很願討教討教。」武維揚又作這種故意挑戰的話，分明是仍然對於慈雲庵主亮劍要斬陸七娘的事不能釋懷。

鷹爪王却深願他這般負氣講話，自己聽到師弟萬柳堂的報告，內濫口所見的情形十二連環場中形勢險惡，也深願急早脫身，遂答道：「武幫主不必過謙，武林中那個門戶中保得住不出敗類，這倒不必介意，我也想我們兩家的事早作了斷，最好不過。庵主的武功實爲武林中所僅見，這倒還值得武幫主讚許，請庵主再下場子印證印證，倒沒有甚麼不可，我王道隆也正想和幫主請教請教，……」鷹爪王的話說到一半，突見從南面花棚上飛縱下一人，身形巧快，起落之間，已到了抱月迴廊前，所有抱月迴廊中的羣雄沒有不對來人注意的。這人身軀這一停住，還才看出是天鳳堂香主歐陽尙毅，他是追趕猷淫孀陸七娘那人，只是一點敵人的迹兆沒有，因爲有意外的事發生，顧不得再搜尋敵人的蹤跡

，趕回淨業山莊，來到抱月迴廊前，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正因為外三堂執役的人不够用的，調撥外三堂的弟兄入淨業山莊，方吩咐完了，正返回抱月迴廊的一剎那，天鳳堂香主歐陽尙毅已到。胡玉笙一看歐陽尙毅的神色不對，就知他是有緊急的事，趕到近前，把歐陽尙毅攔住，低聲問：「師兄有事麼？」

歐陽尙毅匆遽的先不答胡玉笙的話，反問淫婦陸七娘的事？胡玉笙略說這裏的情形，歐陽尙毅不容胡玉笙說完，忙把話截住道：「好吧，這件事無關大局，胡香主趕緊稟報幫主，凡是十二連環場中水旱卡子上的香主舵主，立時歸舵。」這時忽的天空中又飛進四五隻信鴿，一個跟一個的投向後面。歐陽尙毅復說了聲：「報告幫主，凡是歸舵的全要到後面領了本座的命令再走，並且教沈阿英沈阿雄速到天鳳堂，取六面竹符聽用。」說完這話，立刻撲奔了抱月迴廊的西南角箭道。

第一三六章 一決死生少林僧獨力較三陣

八步凌波胡玉笙疾遽的走進了抱月迴廊，遲趨幫主武維揚面前，躬身至禮後，轉身向在發話的淮陽派掌門人拱手道：「請王老師先略等片刻，敝幫這裏有一些小事分派完了，立刻請教。」隨向龍頭

幫主低聲說了幾句，武維揚的神色上越發有些不安，隨向下傳令道：「千丈岩，烏鴨嘴，萬樹林，白石灣，金雕堂，南北兩路，內港四舵，各舵主立時歸舵。」

命令一出，立時有十位舵主離座，全默不作聲的立刻魚貫而行的轉到幫主座前。全俯首躬身的向上說了聲：「領幫主的訓示。」天南逸叟武維揚，向下說道：「在未歸舵之前，先到後面向天鳳堂香主領訓。」這十家舵主俯首躬身的答了聲，立刻相與轉身走出抱月迴廊，趕到一出迴廊，各自把脚步加緊，逕奔西南角箭道。這種情形令淮陽西嶽看着，全認爲鳳尾幫道方面不是另有詭謀，就是另有他本幫中的變化？這種情形於淮陽西嶽派十分不利！鷹爪王也打算早作了斷，以能退出十二連環塢爲是。

慈雲庵主以佛門修爲多年的高僧，早已看出鳳尾幫隱伏着未來大患！自己現在已照知武維揚等各走極端的表示，索性和他說翻了，從他身上把兩下的事以快刀斬亂絲的辦法來應付眼前。西嶽俠尼乘着那突然奉命歸舵的衆舵主走出去之後，方要站起發話，那知座上的少林僧金剛指慈雲禪師突然站起，向天南逸叟武維揚道：「武幫主，衲子對於兩家老師傅們以武功較量的事，有一點意見，要在幫主和淮陽西嶽掌門人前曬舌，是否有當，請兩下裁議？武幫主你看天氣這麼惡劣，少時這場雨恐怕脫

不過，何況天色已然不早，雙方的人材濟濟，在這種地方誰不顯一顯身手。只是漫無限制的比較下去，沒了沒休，只怕過事牽纏下去各有不便，老衲想，現在勸勸兩下規定一下，以三陣賭輸贏，強弱勝負立判之下，各守前言，兩家事也好立時解決，老衲是局外人，這麼辦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武維揚尙沒答出話來，那活報應上官雲彤把手中的大銅烟袋鍋兒往鞋底子上磕了磕，這人是酸狂到十分，抱月迴廊上淨無纖塵，這淨業山莊又是花木叢生，浮塵不起的地方，他從入座，這桿旱烟袋鍋兒的抽個不休，烟鍋兒裏的伙兒在他脚下佈滿，依然還是濃烟繚繞噴個不休，這一來所有和他接近他的沒有不厭煩他這種放肆情形，只是他是座上客，誰也奈何他不得，此時一邊磕旱烟袋，一邊却抬頭來，緊接着金剛指慈慧禪師的話風答道：「大和尚的話十分有理，這麼辦比較爽利的多，本來要是這麼挨個兒的廝拚下去，不知要纏磨到幾時，客不去，主不安，是早的把這件事弄清楚了，我們也好各奔各的前程，各趕各的路，只是我可不知大和尚要怎樣分派這三陣，這三陣是不是以一種功夫作一陣，以一人作一陣呢？我這人在江湖上跑久了，把江湖習氣染了個十足，按打把式賣藝的講話，說明白了比練明白了強！咱們素興把它全講在頭裏，回頭各憑所學去一較高下，那時各自認命，沒有甚麼糾葛，大和尚你說是不是？再說大和尚你是局外人，我這窮酸也不是局內人，既在河邊上湊，就有幾

河心，既攪合到這裏來，摸摸頭頂有一份，爲誰來的自己心裏明白，說屈心的話是匹夫，不給人家賣兩手也對不起自己呀！大和尚，有高明主義自管提出來，準有接着的，大和尚請你翻道兒吧？」

少林僧慈慧禪師被他這番似詼諧似譏諷的話，說得十分憤恨！只是此時那有口舌的工夫，遂怒目相視的說道：「我倒要審担越組代庖之嫌，把兩家的事作個了斷吧，我們以每陣限一種功夫，不限人數，只要能够下場子的只管比試，只要能分最後的勝負，作爲淨業山莊之會的諾言，這麼辦我們與會的人既可各盡所長，各展所學，我們這麼辦比較爽快吧。」

這時西嶽狹尼突然說道：「老禪師，這麼辦很好，大約禪師胸有成竹，何妨說出來，我們也好盡力領教。」矮金剛藍和一旁發話道：「這花棚前留下沒較量的兩種絕技，大約全是單爲少林名家，武術正宗門中的絕技，武林中太少見，這兩樣已足鎮懾住我們這班忝列武林的朋友了，大和尚還有甚麼絕技，索性一同搬出來，也教我們多長些見識。」

少林僧慈慧禪師憤然說道：「我們現在不必再弄這種舌簡唇槍，老禪師要了斷兩家之事，尚敢一力担承，那花棚前沒動的兩種功夫，不過是武林中操練手法，和輕功提縱法的一種，那也算不得絕技，只有剛入門牆的後輩不識這種功夫的練法吧，燕趙雙俠，在武林中已負盛名，這種小巧遊戲的功夫

不值一顧，老衲只想和雙俠較量一下，不知雙俠可肯賞老衲這個臉麼？」

在少林僧說話的工夫，這淮陽派這邊的羣雄是一排往北挨次的坐下來的，抱月迴廊是形如半個月輪，往北是往東北兜過來，往南是往西南兜過來，靠身後的牆上，前文已說過，有開鑿百古窗子，有焦葉形的，有圓形鱗，有八角形的，廊子後，雖是正通着淨業山莊的精舍，可是從窗口望去，後面的形勢一些看不見，並且連那往後面去的人也不容易看到？只有看到泉蔭蒼涼的花木，那小俠祝龍驤，因為方才較量飛刀換掌，自己出了規矩的暗使壞招兒，教萬師祖申叱着退下來，更怕掌門人再不饒，當着這麼多人挨了申叱也覺着難堪，翻回來時，匆匆的溜到緊末尾一座，竹几竹椅雖然空着，可不敢去坐，却把小龍王江傑喚過去，兩人躲到後牆一隻焦葉窗下，竊竊私語着，一面却想偷窺後面的形勢。這兩個鬼靈精似的，因為往後面任甚麼看不見，方才那歐陽尙毅神色不安，匆匆走進了後面，更想察看一下，只是衆目之下，不容易出去，自己這邊的人全背着身子，只是鳳尾幫那邊全是面衝着這邊，只要稍有各別的舉動，他們那邊一發話，事情就算滿訖，這兩人一邊商量着，一邊往這邊不斷的察看，那小龍王江傑雖是初入門戶，却有些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勇氣，他反比小俠祝龍驤的胆子大，這一來，小俠祝龍驤心想這正好，索性有這任甚麼不明白的替我擋着頭度，索性我架弄他溜出去，多少把

後面他們鬼鬼祟祟的情形查明也算一件功勞，這小俠祝龍驥原就夠壞的，如今又搭這小龍王江傑，更要給師門惹事了！只是他兩人這種神情，那賊的過鳳尾幫中一干久走江湖的幫匪，暗中已有人注意到他們舉動。小俠祝龍驥見這時那大和尚已是發話，知道已到了英雄較技最後的關頭，這一互爭最後一局，也是兩方攻取的關頭，淮陽四派兩位掌門人和武師們也全是神情緊張的注視着，鳳尾幫一干幫匪也是一個個全神貫注的，聽着兩下裏的最後決定。小俠祝龍驥認爲這正是時機，不便把他錯過，向小龍王江傑一打招呼道：「小師弟趁這時還不幹一下子，就沒機會了，姓歐陽的已到後面，連調走了十家舵主，這種舉動可有危險，小師弟，別的你不懂，現在咱們在虎口裏，真要是被人家用一個陰謀鬼計就夠咱們受的，我不能出去，因爲和他們臉太熟，師弟你趁這時溜出去，掩到後面偷着查看一番，就是替他們撞見了也沒甚麼要緊，反正你是才入門的弟子，誰也不能怪罪你，你只說是愛看這山莊的景色，也不致就敢對你怎樣，師弟要走快走，爽利點。」

小龍王江傑是欣然從命，答了聲：「我倒沒把這輩小子們放在心上。」小俠祝龍驥低低答了個：「好字。」這時正是那少林僧不慣雲手藍靈的話，反要單身和他較量幾時，小俠祝龍驥橫截着窗口，小龍王江傑一伏身趁着祝龍驥給他遮蔽着身軀，就要縱身往外竄，忽然從對面花陰中發出一聲輕叱

「打！」兩人這種時候，不敢過形閃避，可是在這種輕微喝打聲中，祝龍驤頭頂上，小龍王江傑的胸口上全被打中。唯有祝龍驤頭頂上這下，挨的最重，雖吃了這種苦子，亦依然不敢出聲，江傑被打較輕，這種東西竟落在了焦葉窗口上，祝龍驤是一個最不能吃虧的少年，在燕趙變俠門下更是得意的弟子，武功機智全比一般少年高，此時明是遭人暗中算計他，成心給他吃苦子。居然知道利害關係，絲毫沒帶出一點形色：打自己的僅是一片小小的樹皮，能够打的這麼大的力量，自己明白暗中這人絕非平常的身手！小龍王江傑把打他的那點東西，信手揀起來，竟是一個紙團，江傑伸手把它打開，是一張信箋，和一塊灰片，這信箋上寫着兩行礫墨字，小俠祝龍驤心裏一動，立刻低說了句：「師弟，留神！別教他們看見。」仍然背着身子把這紙字束接了過來，字寫的潦草，祝龍驤可也是將就能認出一半來，看到末尾的名字，嚇得趕緊折疊起來，向小龍王江傑道：「師弟，我們這兩下打還挨得很值得，師弟你還在這裏別露形迹，我去報告掌門人。」江傑再問甚麼事時，小俠祝龍驤竟不答，轉身繞過了這排座位，匆匆來到掌門人面前，說了聲：「師爺，徒孫想起一件事來，在東平驛遇見趙老師，給師爺留了個字帖，徒孫太荒唐，竟沒交給師爺。」這時才想起來。「說着把手中扣着這紙束帖，展開，先就自己面前用兩手把字束舒展着，字迹正對着掌門人，眼却向自己兩位師爺盯了一下，教他們注

意。

鷹爪王見祝龍驤突然跑到面前來，口中說的話，全是信口編排，就知他有甚麼作用，趕到他一亮出這張字柬來，鷹爪王一看這種字，走龍蛇跡行書字，已說出是師伯鐵叢道人的字迹，及到一看上面的字迹，愕然心驚，伸手接過來，這字柬上寫的是：

劫運來臨，大數難逃，任憑雄心不死，空勞巧計千條，清風碧竹，還不速隱高蹈，遲疑不退，要看到鬼慘神愁，山崩海嘯：

鐵叢飛柬

這形如道情的字柬，鷹爪王一過去，向祝龍驤說了聲：「好！夫罷。」也不問他是怎麼得來的，隨手遞與了萬柳堂，萬柳堂已看大半，因為事情緊急，少林僧故用惡語向燕趙雙俠挑戰，遂把這字柬斜身舉着，向貼近這幾座老師師門一舉，為是免得追雲手藍璧，矮金剛藍和負氣和少林僧動手，這少林僧實不可輕視，經這一攔，好教掌門人答話。

其實經小俠祝龍驤把字柬往上一舉時，燕趙雙俠，和續命神醫萬柳堂已在銳利的目光一掃之間，早已看見字柬上，末尾是鐵叢飛柬四字，要不然燕趙雙俠早不容少林僧惡語相加了。此時掌門人鷹爪王又把這紙柬舉着給大家看，燕趙雙俠知道本派前輩飛柬傳書，事關重大，這才耐着滿腔的怒火，聽

候掌門人的辦法。鐵叢道人這張紙柬，凡是和鷹爪王一排座着近的，全看明白，尤其是西嶽俠尼慈慧庵主更是就心，知道觸起于頃刻，禍延眉睫，眉峯緊蹙，好在鷹爪王已然站起，禍福所關，他或者早謀退步。

淮陽派掌門人鷹爪王把字柬遞與萬柳堂，隨向少林僧慈慧禪師說道：「老禪師，爲少林派得道高僧，這次十二連環場淨業山莊之，是以武會友，我們總不要背了江湖道義，老禪師何必點名叫姓要與無趙雙俠較量，老禪師未免，我們武林中誰也不敢說盡得武林絕學，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從一下場子起任憑各人所學去較，如今老禪師願把兩家事一力擔承，我王道隆感激不盡，老禪師能得到高僧，當不至昧于眼前情，天有不測風雲，何況天時不早，風雨將至，老禪師把兩家的事早作了斷，正是識天的人情，更可不必多事牽纏，快刀斬亂絲，我們不如三陣賭輸贏，只要老禪師劃出道來，我王道隆率一班師友捨命陪君子，絕不教老禪師失望，排見如此，老禪師以爲如何？」

少林慈慧禪師尙未答話，活報廳上官雲彤突然，哈一笑道：「好！爽快人辦爽快事，有少林僧包辦兩家的事，就有你這淮陽派掌門人快刀斬亂絲的辦法，這三陣賭輸贏大約這位大和尚替鳳尾幫包辦了吧？我們願聞其詳：這時全說定了，免得節外生枝，大和尚這一陣是怎樣較量呢？」少林僧慈慧禪

師對於淮陽派掌門人鷹爪王，西嶽派掌門人慈雲庵主倒沒有仇視之心，唯對於活報廳上官雲形和燕趙雙俠，恨之入骨！在方才一發話時，已沒安着好心，因為燕趙雙俠已顯露過身手，他安心想當場折辱雙俠，叫他弟兄出不了淨業山莊，他要以少林絕技點名較量，不料陰謀，却被鷹爪王說破，只好等下場子之後再說，少林僧對於這三人絕不甘心，對於鷹爪王的要求已及上官雲形的話帶着冷笑的神色答道：「上官老師，淮陽派掌門人，老衲是佛門弟子，只求消災彌禍，那敢妄動無明，即是掌門人願意三陣賭輸贏，很好，就這麼辦，老衲不過會一些俗淺的功夫，那敢妄談絕技，現在就以弟子中掌震古燈檠，和羅漢東香椿，這兩種平常的功夫。最後一陣，老衲在少林寺中練了些年蕩塵護法的方便鑊，要在老師傅面前領教領教成名的兵器，不過話也講在頭裏，這三陣老衲情願意先和老師傅們會會，可是老衲絕沒含着惡意！佛門弟子不打誑語，如今武林中像淮陽西嶽兩派實有領袖武林的威望！能夠和貴兩派爭雄的還有何人？我少林門戶雖是為武林所宗，也沒有貴兩派人才濟濟，老衲是趁這淨業山莊之會，和領袖武林老師傅們領教領教，以免疑憾無窮！我可不能反客為主，和武習主無論交情怎樣雄厚，不能攔斷鳳尾幫的事，老衲這三陣無論領教的了領教不了，鳳尾幫中的老師們願下場子的，老衲也不敢阻攔，我們這三陣以最後之勝負賭兩家的命運，那只好不限人數了。」鷹爪王看了看西嶽俠尼

慈雲庵主，在這時微點點頭！鷹爪王明知道是答應少林僧這種辦法，鳳尾幫中一般香主，也未必甘心。可是這少林僧所說的最後一陣，以方便鐘會羣雄，實懷惡念，恐怕最後這一陣，定要血濺淨業山莊，只是就目前形勢而論，不拚最後的生死，對方絕不肯輕輕罷手，只得依然答道：「很好，就如老禪師的辦法。」抬起頭來又向天南逸叟武維揚說道：「武幫主對於老禪師這種辦法，可還有異議嗎？」

天南逸叟武維揚答道：「老禪師息事寧人，我武維揚感激不盡，我那能不盡人情，再有甚麼異議，何況王老師們要作歸計，我更不敢稍有留難之意。」說到這，鷹爪王忙拱手道：「武幫主這倒承你讓步了。」說到這不再等他答話，又向少林僧慈慧禪師說道：「老禪師，我們一言爲定，先較量那一陣？」少林僧慈慧禪師已經站起，向鷹爪王說道：「我們第一陣掌震古燈臺，第二陣羅漢東香檜，第三陣較量兵器，這樣王老師看好嗎？」鷹爪王道：「但恐尊便！」少林僧慈慧禪師跟着說道：「那位老師傅和老衲較量第一陣，老衲先行一步了。」說罷，大洒步走出抱月迴廊，少林僧這種狂妄情形令人難堪。

這時鳳尾幫龍頭幫主已先派人下去把北邊花棚前的兩座佈置安排好，第一陣的掌震古燈臺，是五

個矮矮茶几，分五個方向放好，相隔一丈五尺遠，每個矮几上一盞古銅製的燈檠。這五盞燈形勢奇古，絕不像近代所用油燈的形勢，燈高有一尺二寸，燈盤比較平常的也大，燈焰齊起，四週有花瓣形的兩葉子抱攏着，式樣既古，銅的顏色也十分斑剝，五盞燈已經燃起，第二陣的羅漢東香椿也是早預備好的，四盤子南海旃檀素，每盤是十六束，每束香高一尺六寸，粗和茶杯口一樣，外面的紙封已完全去掉，每束香上下滿全用紅絲線繫着。

這種旃檀素，是廣東南海的特產，是佛門供養的上品。這時那執役的弟子們在本幫師傅指點之下，把這四盤子六十四束香完全按着八卦椿的式子在前面花棚這邊擺好，每束香全是相隔着一個步眼，縱橫進退，全是不差寸分。這羅漢東香椿一擺好了，淮陽派這邊一班武師中倒有大半沒見過的。這種旃檀素，任憑怎樣好，他總是供仰的香，並且還是淨着樹立，在地上，要在這旃檀香的頂子上。行拳換掌，這種功夫在武林中堪稱絕技，淮陽派本門中有竹刀換掌，已經是一種獨步武林的功夫，就錯非有輕功絕技的不能練，可是那竹刀雖是刀尖子向上，下邊可是埋在地下，還容易借力，現在這羅漢東香椿，浮擺浮擺，沒有多大力量，只要稍一着力，不是把旃檀素點斷了，就是把他帶倒了，大家沒有不就心這種功夫是淮陽派成敗重大關頭。

這時少林僧慈慧禪師已經從抱月迴廊上走下來，看着把這兩種較量絕技的佈置全佈置好，鳳尾對那邊也全在那全神貫注的看着下面，這位少林僧回身合十向抱月迴廊上一抱拳道：「那位老師傅下來咱們互相印證印證。」慈雲禪師話方出口，淮陽派掌門人已自站起，答話道：「王道隆不自量的要和老禪師討教第一陣，掌鑿古燈檠。」話才出口，那續命神醫萬柳堂，西嶽掌門人慈雲庵主全站起來，全要在這最後三陣和鳳尾幫一試身手，決勝負，爭榮辱，那知少林僧是一個睥睨必報的，見所起立的還不是他意中人，口中喃喃自語：現在任你裝癡裝呆，老衲焉能教你好好出淨業山莊！和尚雖是口中自語，可是目光却閃着淮陽派中一人。續命神醫萬柳堂原本因為十二連環塢的形勢險惡，這三陣是最後關頭，不願意先教掌門人下去。這時一看這少林僧的情形目光只向這邊，帶着輕屑的神色，注定一人，萬柳堂心中一驚，知道這少林僧暗中叫陣的這人，這頭陣全非所長，更和這少林僧已生嫌隙，教他一出去非殿在淨業山莊不可，容他站起來就攔不住他了，萬柳堂連話也來不及多說，只含糊說了句：「我先下去見這頭一陣，腳下一點，飛縱出抱月迴廊，落在了少林僧的面前。」

這正是篤師門之釐，重門戶微名，雖未能操必勝之券，甘當艱鉅，一試武林絕技，只是追雲手藍鑿依然沒脫過這步劫難，運數使然，徒喚奈何耳！

續命神醫萬柳堂以師門之誼，不願淮陽派中成名人斷送左淨業山莊，自己夙以一身所學，能保全一個算一個，毅然飛縱中抱月迴廊。這時少林僧却只微微含笑向萬堡主道：「萬老師肯這麼慷慨賜教，老衲欣幸萬分，萬堡主先賜教那一種功夫？老衲願奉陪。」續命神醫萬柳堂忙的向少林僧道：「我們先試試劈空掌，掌震古燈檠何如？」少林僧答了聲：「好！願如尊命。」立刻這一僧一俗同奔南花棚前，這裏只要一佈置好了，就不容別人再在這裏站立。所有執役的人全遠遠的站開伺候着，這時續命神醫萬柳堂來到這擺好的古燈檠前，看到這燈檠閃爍不定的燈焰，心中一動，因為這時天色變得厲害，微風陣陣，燈上的火焰那會穩得住，默念：這種時候那能較量這種功夫，燈焰不穩，掌力上大有出入，因為施展這種內家掌力，沒有精純造詣，不下刻苦功夫，不能運用內力的，不能發這種掌力，掌不到力先到，能够憑內家真力，掌力離着人數尺，能把你震出去，掌近人一尺內，能傷及筋骨，掌離寸許，能至人於外皮不傷，立時斃命，這裏可得分功夫，論火候，有真傳，得祕傳，功夫下的年月的，掌下就重着二分，毫厘之差，生死立判。像這種劈空掌法，淮陽派中倒有幾位能夠運用的，不過也要看個人的造詣，像淮陽派掌門人的大鷹爪力，西嶽俠尼慈雲庵主的沙門三六式，燕趙雙俠的錯骨分筋手，萬柳堂的龜掌，雖是師承派別沒有出入，可是個人的造詣就不同了。萬柳堂從一見歐陽倚

殺施展出少林嫡系功夫，就知道這少林僧不易對付，實是勁敵，早存戒心，掌門人鷹爪王和慈雲庵主更所見相同，全十分注意着他，所以下場子來，掌門人和庵主就想親自承當，對付他，因為對於門師友中是否能應付他沒有十分把握。及至萬柳堂闖出去，鷹爪王和庵主只得坐下去。萬柳堂腹中暗打主張，我要不能在掌力上各別顯出功夫來，僅僅的能應付下來，也覺得於門戶無光，只是要想勝過少林僧，大非易事，自己要用五行真力，來合少林僧一較高低。這種五行真力，即內家掌法中所用的心肝脾肺腎，挾這種掌功的，致對手於輕重生死之傷，咸由自己之力來斷定他，自己發的是肺力，掌到對手的身上，就能傷他肺氣，最重為心腎之力，當時能够把敵者發於死地，不過有這種造詣的實不多見，讀者難免對於這種功夫近於妄談，我們不妨把近代技擊家盛傳於國術界中的事來印證一下，讀者就知道武林中儘有飽學奇技，傳者難，而得者亦非易事。

國術家李瑞東，病鼻，拳家多名其鼻子李，工太極拳，有精純造詣，為北方太極名家楊露禪之徒孫，（師王蘭亭）瑞東更會親赴太極拳發源地河南陳家溝，探討太極拳之真諦，以此李瑞東之太極拳名震國術界。八卦門周祥，亦為武清縣人，與太極李過從甚密，一日互相印證所學，與功夫之造詣。李瑞東戲令周祥坐石板上，謂之曰：「師弟，余以掌心之力能將爾提起，汝信乎？唯須閉爾目。」周

諾之，瑞東驟喝：「一起。」周祥立覺被提懸空，如騰雲霧，復喝：「落。」周祥復覺由數丈處疾墜，知身並未離石板，實則自身之氣血隨瑞東之掌力起落焉！是知武功有深造詣者，氣能攝人氣血，信不誣矣。然以李瑞東之造詣，終亦死於此道，民五臘月間，李寓舊京，以門弟子流品不齊，炫耀構煽，竟以買禍，有隸模範團之軍人，訪李，故詆太極拳功用，李婉言太極拳為性命雙修之術，更與之揉手，軍人以依李之「攏雀尾」進招，佯為不信，掌深入，於瑞東肋際，驟旋「雙撞掌」瑞東未防有惡意，竟為所中，三日後李竟死於京寓，軍人亦脫軍籍南去，以李之造詣，尚不能免於禍，故國術家最忌輕炫輕露，近代國術家之軼事尚多，本篇中不便列舉，暇當另文述之。把閱文拋開趕緊交待這淨業山莊較技的事。續命神醫萬柳堂圍着這伍列五方的古燈檠轉了一週，一半是細看看他們燈檠矮几，提防他們暗算手脚，一半是察風向，辨距離，在不經意的和少林僧口中答訕着，已把那五架古燈檠連矮几全問了問，沒有浮動的地方，這種功夫，最怕燈身不穩，能够懈去許去力量，少林僧慈慧禪師何常不明白萬柳堂的心意，圍着這矮几轉了一週，萬柳堂向少林僧道：「老禪師請先賜教，我不怕老禪師的笑話，先瞻仰瞻仰老禪師的手法，也好學步邯鄲，我想老禪師一定不吝賜教吧。」

少林僧慈慧禪師合十答道：「萬老師這可過謙了，我們隨意的較兩手小巧之技，何必再存這許多

客氣，老衲不才，倒可以先試試，只是三陣較量，是老衲冒昧說出來的，怎好還那麼狂妄，還是萬老師先試試掌力吧。」萬柳堂是心想先看看，他究竟功夫上到怎樣火候，依然不肯就上去。這時抱月迴廊上，忽的有一人走下來，向少林僧招呼道：「老禪師過分的客氣，萬老師也太以的自謙，我來先來獻醜，藉作拋磚引玉吧。」萬柳堂一看下來的是福壽堂的綿掌仇文豹，忙答道：「這位香主肯賜教，是幸會的很，萬某願承教益。」

綿掌仇文豹道：「萬老師不要客氣，我是見獵心喜，至於功夫上可沒有甚麼把握，我試試看。」綿掌仇文豹走進了位列五方的古燈檠當中，萬柳堂和少林僧全往後退出數步去，這種功夫，看着沒有甚麼，是個人運掌試力，只是這種內家掌力，用的是劈空內力，你若是正當着他掌風，能够立刻被他掌風震動，所以連少林僧全避開。

綿掌仇文豹立刻向萬柳堂一抱拳，更向少林僧慈慧禪師一拱手道：「我功夫不到的地方，二位老師指教。」說到這在古燈檠的當中轉了一週，却把身形往下一榻，亮開掌式，身形疾走，左右迴旋，萬柳堂見他所開的掌式，是劈卦掌，這種掌法倒是沒有甚麼驚人的地方，只是經他運用起來，十分驚人！身形走得十分疾，只這剎那間已盤旋了兩週。續命神醫萬柳堂是退到花棚子外簷下，這較技的古

燈檠完全擺在了南面花棚前，是在盡西首，也就是接近抱月迴廊這邊，續命神醫萬柳堂隨意的往後退避着，估料躲開他運用掌力所及得地方，這才不經意得竟自來到花棚下，是面北背南站着，就這樣，還把貼近花棚的一架矮几的正面閃開。這時綿掌仇文豹已然一個斜掛單鞭式，往正西這面的一盞古燈檠前一撲，身形十分疾，撲的疾，撤的也快，一進一退，反撤出六七尺來，從左往後一個翻身，腳底下可也隨着反回下一欺，又進了一步一掌發出正西這邊這盞燈焰應手而滅。這時綿掌仇文豹的手底下依然是行着拳，身形展動，從北向西的勢子，折轉往南翻身疾走，他這種巧快輕靈的身手，看不出他用意所在的，覺他有震驚炫露之意。其實萬柳堂在他發出一掌之後，不連着發第二掌，就有些明白了，趕到仇文豹倏然的從西往北，行拳換式，可是腳下的進退的非常迅捷，往南圍過來，身形不在當中，却已欺近了矮几，腳下很快，掌式還在變換着，往東已過了萬柳堂面前這架燈檠，更加電光石火般躍過了正東偏東南的一盞燈檠，身形擦着矮几前過去，將到了偏北的燈檠前，一個鴿子翻身，更沒往當中縱，反劈手向當中擊去，這時綿掌仇文豹連滅兩燈焰，續命神醫萬柳堂已然了然他這種手法，論真實掌力，他僅能一點風沒有的地方，或者是五尺以內能够運用這種掌力，若像這種天氣，他就沒有十分把握了。可是他竟用這種取巧的手段，仗着他這隨劈掛掌，實具威力，藉着把身形撤開的勢子

，把掌風和身形夾在一起，凡是他經過之處，帶得一股子勁風，把這古燈檠的燈焰煽動，燈焰被他這種勁風帶得往前吐去，他却在燈焰沒縮回去時，猝發掌力，把這搖搖欲滅的燈焰應手而滅。續命神醫萬柳堂心中竊笑着，這時綿掌仇文豹已經連擊滅了四盞古燈檠，只騰了花前棚這一盞，也就是萬柳堂所站的地方，這時那綿掌仇文豹正從北面圍過來，可走的是斜鋒，一個猛虎出洞式，身形半塌着，往東南一縱，燈焰又被帶動，綿掌仇文豹的脚尖點地，還沒站實，一溜玉蟒倒翻身，隨着翻身獻掌，向這最後的燈焰橫截，古燈檠的燈焰渺滅，可是這綿掌仇文豹掌力卻不僅是向燈焰煽的，離着這矮腳竹几，僅僅五尺以內，擊燈焰不過掃，可是這手橫劈掌用着十足內力打出去，既勁且疾，最後的掌力完全一向續命神醫萬柳堂擊去。

萬柳堂任憑怎樣精明仔細也沒防到綿掌仇文豹是會有這種不顧江湖道義的行爲，這種情形可沒有遲緩遊疑的工夫，掌力說到已到，連那挾一身絕技的少林僧也沒想到這綿掌仇文豹會有這種舉動，連他掌法力震古燈檠的取巧，全不謂然，不過這種情形，可以歸入力取巧打，還能不失武術正規。萬柳堂別說是真被他這掌力震傷。就是穩立的身軀被仇香主的掌力震動了，全算栽給他。只在這瞬息之間，那仇香主的掌力到，萬柳堂突已覺出，才待側身閃一下，避開正鋒，猝然正有一陣風掠過，花棚外

口的，濃密籐蘿和茶蘿葉子被吹下一片來，有幾片大一點的葉子，直向綿掌仇文豹的臉上掃去。還陣風在萬柳堂更覺得怪異！從自己左肩頭削下來，自己把要閃避的身軀只好挺住。可是綿掌仇文豹的掌力無形中懈了力，萬柳堂依然紋絲沒動，外形上不過出於偶然的一點小事，那綿掌仇文豹竟自暗施辣手，既沒得手，反倒被兩片花葉子掃在臉上如同用鋒利的針給扎了一下似的，一縱身已縱出去。目注着花棚，看花棚上下絕無異狀，十分的懷疑，只是吃了這個苦子却說不出口。萬柳堂也不禁回頭往花棚上看了看，雖是驟然間沒有迹兆可尋。已了然暗中又有異人相助，不禁向綿掌仇文豹說了聲：「仇香主，你好厲害的掌力！」仇文豹臉一紅。

萬柳堂經這一來，越發知道現在只有放手去作，鳳尾幫上下一心懷着惡念，不作殊死之鬥，不容易出十二連環鳥了！

綿掌仇文豹臉一紅，遂慨然道：「萬堡主，我不能親自在你掌下討教，遺憾無窮，我留着這景仰之心，將來或許有再會之日，萬堡主，我們再會。」續命神醫萬柳堂，微微一笑，也不便再說什麼，只好抱拳，拱手說道：「仇老師傳請罷。」跟着回身向少林僧慈慧禪師說道：「老禪師，可否一展身手，再教我萬柳堂長見識。」少林僧慈慧禪師却因為綿掌仇文豹的行爲不合江湖道的規矩，失了福

壽堂香主的身份，本不願先行動手，原想要看看萬柳堂的功夫，此時倒不好再推托萬柳堂的請求，雙手合十向萬柳堂一施禮，遂說道：「萬堡主即是一再相強，老衲恭敬不如從命，功夫有不到的地方，萬堡主多多指教。」說到這，少林僧且把肥大的僧袍脫去，裏面是短小的僧衣，更把兩袖管挽起。萬柳堂對於少林僧這種情形到十分折服他，掌裏古燈檠，全憑掌力，絕不肯少借衣袖的風力，這就是名家動手，絕不肯叫人看出取巧來，少林僧不再答話，移動身軀，已走到位列五的古燈檠的當中，所站的地方和各個矮桌全離着七尺多，少林僧又向萬柳堂說了一聲：「老衲現醜了。」所有被擊滅的古燈檠早經執役的重新燃起，這少林僧身軀往下一塌，雙掌揮動，略略的展動招術，見他用的是少林基本功夫，十八羅漢手，他從第一式開招連用了兩個式子，不過掌力所打的地方全是奔古燈檠的空擋，這種掌力發出來，雖然他是朝着空處打去，在萬柳堂眼中已然看出這少林僧實有上乘的造詣，掌雖勁疾，萬柳堂故作不經意的往後又退了兩步，暗暗的隄防遭他的暗算，這少林僧的第三掌往正東的一盞古燈檠擊去，這一式用的是「排山運掌」這盞古燈檠應手而滅，少林僧猝然翻身，「金豹露爪」正面的那一盞古燈檠也被擊滅，他這種掌力連運了兩式，已現出與衆不同，他的身形雖然是移動，可是腳下的步履極準，翻身換掌，他立身處離燈檠遠近的尺寸絕不稍差，並且他所擊滅的燈檠，連燈蕊上的

餘絲，也隨着掌風飛去，力雖大燈擎紋細不動，這種掌力若是和他對手換招，固然不致容他這麼從容運用內力，可是能擋他這種掌力的，必須有內家上乘的功夫，武功稍差的休想和他對手換招。

這時少林僧用十八羅漢手的「腿力跌蕩」連換了兩式，這並不是顯露他武術上的功夫，這正是他藉機換力，在身軀往起略長，身形也轉過去，連着用十八羅漢手中的第九式雁翼舒展十一式「挽弓開箭」又連擊滅了兩盞，這種情形也是不經意的，最後剩下正南靠花棚前那一盞古燈擎。少林僧怒慧禪師，他是少林嫡傳的掌法，有三四十年的功夫，連擊滅了四盞古燈擎時，自己知道力尚有餘，劈空掌五尺內運掌力已足見功夫，今日自己全是七尺遠發的掌力，足以壓倒武林，傲視江湖，在最後一掌，燈是在南面，他左拳橫搽右虎口，用少林拳開門式往前連進了三步，這時已欺近了這最後的一盞古燈擎，不料他猛然一個鷄子翻身，往回下一縱，落腳處已退出七尺來，相隔那南面的古燈擎足有八尺遠，僧鞋的鞋尖從石往後一滑，身軀陡轉，雙掌合在一處，面朝着古燈擎，身軀往下半踢着，成童子拜佛式，猛然雙掌齊發，遠遠的向南面這盞古燈擎擊去，掌力往外一推，那燈焰被掌擊得往外一吐，在搖搖欲滅的當兒，突然從花棚裏一股子勁風出來，把這欲滅燈焰給擋回來，這一來少林僧驚慌失措，又慚又悔。

他驟然遇到這種情形，絕沒想到意外，認爲是自己張狂所致，多退出這一步來，掌力竟自不夠，自取其辱，在這剎那之間，可不敢少有猶豫，因爲自己所施展的劈空掌力，全用最上乘的打法，最後這一掌燈焰雖沒擊滅，還不能算自己就栽在人家的手內，左脚往前一上步，雙掌往外一展，猛然往裏一合，掌心向外，用排山運掌的第四式，二次向外推出去，這次發掌的地方因爲他往前邁了一整步，歎近二尺來，已較比先前所發掌力縮回一尺來，就是相距這座古燈檠只有六尺，並且更用的是十分掌力，掌風擊到古燈檠上，燈焰往外吐出去，眼看着已經應手而滅，可是在這剎那間，花棚微微一動，上面墜下些殘枝敗葉，那燈焰被裏面的風捲回，燈焰搖擺不定的，依然燃起。這次少林僧慈慧禪師已覺出兩次掌力被阻，並非偶然，暗中又有能手故意和自己爲難，這是第一陣，要栽在當場，不僅無面目再在十二連環場立足，連少林寺的威名，歐陽尙毅的威望全被自己斷送乾淨，在奮怒之餘，仗着數十年的功夫還能往下沉，這突然的暴滾，氣納丹田，提中元之氣從丹田翻起，貫於肩臂，停掌心，脚下仍然不動，左掌往外一圓，右掌從左臂往裏提起，猛然施展「黑虎伸腰」，這次竟用少林掌法中最厲害的手法，吐氣同聲，「嘿」的一聲，掌力隨着這聲猛發出去，這種丹田之力，直向燈焰打去，正有兩片落葉從花棚上飄下來，正落到古燈檠附近，燈焰隨着他掌力驟滅還不算，這兩片落葉被他的這

掌風給打出去，像水一般平，直出去四五尺才落在花棚內。

萬柳堂看得明明白白，暗自驚心，少林僧好厲害的掌力，花棚上定隱着江湖異人，只是番身的地方太以危險，只能蒙蔽一時，方才對付綿掌仇文豹，已露痕跡，這次少林僧又吃了這種虧，他焉肯輕輕放過，果然不出萬柳堂所料，竟在燈焰擊滅之下，少林僧一躍身，已越過花棚前這盞古燈檠，突見他身形一穩，雙掌一合，一仰頭，雙掌往上一翻，往花棚的頂子上擊去，口中却喝聲：「擊障你弄得枝斷葉飛，還不給我下來。」話聲掌聲同時發作，這花棚的頂子被他劈空掌所擊，嘎吱嘎亂響，殘枝斷葉紛紛落了一地，可是上面却没有回聲，也沒有異狀？少林僧哈哈一笑，回轉身來，向萬柳堂合十施禮道：「萬堡主，老衲功夫荒疎已久，教萬堡主見笑了。」萬柳堂此時對於少林僧心存警懼，見他最後力擊古燈檠，掌震花棚，實具極大的威力，此番三陣決輸贏，尙不知淮陽西嶽兩派能否對付了他？可是暗中戲弄他的入居然仍沒被他發覺，已大致猜出定是淮陽西嶽兩派的前輩，在暗中相助，自己遂向少林僧一抱拳道：「老禪師，武功精湛，掌法高明，少林嫡系真傳，萬柳堂實在佩服，我在老禪師這種武林絕學之下效邯鄲學步，未免貽笑大方，依我看，我正可不必再現醜，認敗服輸，另較第二陣何如？」少林僧笑了笑說道：「萬堡主，你太客氣了，淮陽派成功爲江湖所宗，自有絕學，萬堡主

，你難道祕術自珍，不肯教老衲一開眼界麼？萬堡主不必過謙，還是趕緊賜教，我們好較量第二陣。

「萬柳堂咨了聲：「好！我這就現醜了。」萬柳堂這才要以四十年潛修所得，掌發五行力，拔警少林僧。

續命神醫萬柳堂，他的話不得不那麼客氣，劈空掌焉能不較量，說話間身軀已經轉進，位列五方的古燈檠，身軀站定，正是這五盞燈的當中，執役的人已把燈重行燃起，萬柳堂雙手抱拳，向少林僧慈慧禪師一拱手道：「老禪師多多指教。」這過教字出口，掌隨身變，身軀往下一矮，施展五行乾元掌，要用心肝脾肺腎，五種內力，力震古燈檠這種掌式一撤開，果然與衆不同，先往東一縱身，蛇行一式，身軀塌着，不往高處拔，走水平線，直衝出六七尺去，往古燈檠前一落，可是並沒發掌力，依然是矮着身軀由左往後，一個旋身，已轉過來，雙掌壓在胸前，左掌在前，右掌在後，雙掌全是手背向上，手心向下，雙掌的指尖向前，沒見他作勢，身軀復反的蹤回來，這種輕穩，巧，快，真如行雲流水，翻若驚鴻，往下一落，身軀離着西面的這盞古燈檠，有六尺上下，萬柳堂猛然左手指尖向上挑，掌心向外一撒，左掌的力量已經打出去，掌力到了古燈檠的火焰上，把那燈焰打得向西平吐出去，那燈焰似斷未斷，欲滅未滅之間，右掌隨着發出，如封似閉，力發丹田，這一掌打出去，把那左

掌擊得吐出去的燈焰完全摧滅，這掌式發出去身軀又動轉一個五猛翻身式，脚下步眼一換，往前邁出兩步去，雙掌隨着身式往後轉時，左掌在右肋下帶過去，右掌隨着左掌後，半斜着身軀，往西北那盞古燈擊打去，仍然是一招分兩式，左掌先發，右掌繼出，這式用的是「橫架鐵門門」，這雙掌發出，力分先後，仍然是左掌把燈焰打的平吐出去，右掌劈空掌力又到，把燈焰完全震滅，西北的古燈擊完了，雙掌隨着往左一帶，借着甩掌之力，身隨掌轉，「鳳凰旋窩式」轉重的身軀，已經又撲向東南，身形起落得快，身隨掌進，身停掌發，雙掌是「鐵鎖橫舟」，雙掌的力量微微一送，東南這盞古燈擊燈焰吐出去，這萬柳堂突然雙掌的力猛往外一發，力震出去，燈焰擊滅，燈蕊紛飛，那火星子竟被吹出三四尺去，這種力量內力是不算施展的這麼如意，連着三次三架古燈擊的燈焰，全是被打得平射出去，可是這盞燈全用兩次掌力，可是他兩次的掌力並不是從中取巧，招術不同，燈焰受的掌力可一樣，這是最難練的地方，也是與眾不同的地方。萬柳堂運翻四式，震滅了四盞古燈擊剩到最後一盞，方向是偏東北，萬柳堂身形可沒怎樣停留，從左往外盤旋，用連環繞步，掌式突變為狸兒敲猛心式，照向最後這盞古燈擊去，這一手是變八卦掌的八路翻身第八掌，內力主腎，力出命門，雙掌齊發，掌力出去，最後這一盞古燈擊廢手而滅，可是掌力也以這一式為最勁。燈焰像前四盞那樣平吐出去，

可是掌力的餘勁，竟把燈蕊全震出去。少林僧慈慧禪師正站的是偏東北這個方向，燈蕊的火花，平飛出三尺多去，落在少林僧的面前，僧袍上也沾了星星點點。續命神醫萬柳堂掌力發出，人已縱出古燈檠外，抱拳拱手的向少林僧道：「萬某掌上沒有什麼功夫，老禪師你多多指教。」少林僧慈慧禪師口念着阿彌陀佛道：「萬堡主，五行掌力，獨遺羣僂，實有超羣絕俗的功夫，武林中實在少見，老衲得瞻絕技欣幸極分，我們何妨再較量第二陣，萬堡主以為如何？」

續命神醫萬柳堂道：「老禪師過獎了，羅漢束香椿，是少林寺的絕技，我諱句放肆的話，在貴派中也很少見，我萬柳堂實沒練過這種功夫，勉強上去，只怕徒然貽笑大方，我不敢勉強從命，只好請我們同門中練過這種絕技的來奉陪吧。」少林僧慈慧禪師哈哈大笑道：「萬堡主，你是成名的俠義道，老衲久仰你豪爽不羈，現在這種說法，老衲認為實是違心之論。」方說到這，那天鳳堂香主歐陽尙毅從淨業山莊後面出來，神色慌張，直奔抱月迴廊，少林僧用手一指歐陽尙毅的背影，向萬柳堂說道：「我曾聽他當面對我講，淮陽派能够稱雄武林威震江湖，青風堡綠竹塘實有出類拔萃的人物，掌門人鷹爪王三十六擒拿法，和大鷹爪力已足壓倒武林，可是乾山歸雲堡續命神醫五行掌力，和輕功提縱法，以及續命的金針，爲萬堡主的三絕，更有冀南磁州藍莊燕趙雙俠有三種不傳的絕學，這全是淮陽

派皎皎靜靜的人物，我少林派中這點末技，更何足道哉！不過萬堡主既然不願意在較量第二陣，我倒想請藍氏雙俠貴昆仲臨喜隨喜，他們老弟兄不僅武功出衆，尤善辯材，老衲遇見這種人物。老衲那肯輕輕放過，萬堡主自管誇，老衲這裏竭誠恭候着燕趙雙俠賜教了。」

少林僧話一出口。萬柳堂暗暗着急，自己很想先把燕趙雙俠閃開，不叫他弟兄上場。那知少林僧是安心不肯放過，萬柳堂只顧自己這一推辭，倒給了他機會，竟自明着和燕趙雙俠叫陣，自己話即已出口，不能再更改，這時抱月迴廊中追雲手藍璧，矮金剛藍和全聽見少林僧的話鋒，明含着譏諷叫陣之意，以這種成名的俠義道，那肯再含忽，可是這時又有火上澆油的人，一個身背後不知是誰說了一句「姓藍的這回可完了！」燕趙雙俠那種精明幹練，平時頗有明察秋毫，鑿貌變色的本領，不過這回身後是什麼人發話，弟兄兩人因爲全神貫注着少林僧，注意着他所說的話，身後這人發話竟沒查出是誰來。那位活報應上官雲彤也在說着：「人家既叫陣，說什麼也得下去比劃比劃，刀山油鍋。也不能含忽了，何況是燕趙雙俠呢！」那追雲手藍璧那能再忍得這種冷辭譏諷，糧的站起說了聲：「藍老大一脚邁入江湖，就沒有含忽過，比劃比劃有什麼，弄好了藍老大藍老二依然揚眉吐氣，在江湖道中裝好朋友，弄栽了，當場找點惡蟲，算不得什麼，好在我們這算頭一遭。」追雲手一邊說着，對於上官

雲形是怒目而視，那上官雲形這次說完了話，腮邊帶着冷笑，反到注定了追雲手藍燧。

這時藍大俠向掌門人略一拱手，更不睬那武幫主武維揚，脚下輕輕一點，已越出抱月迴廊。這時下面的少林僧已從南面花棚過來，這羅漢束香椿正擁在北面花棚前，追雲手藍燧撲奔少林僧。萬柳堂這時已知事情無法挽回，只好聽其自然，雖說是知道燕趙雙俠未必擅這種絕技，可是武功一道也很難說，自己和他弟兄離開師門，全是二三十年的功夫，誰也不敢斷定各人又鍛鍊了什麼絕技，以藍氏弟兄那樣身手。也未必就不是少林僧的對手，自己匆匆轉回來，正迎着藍大俠遙招呼聲：「藍師兄我們這般年歲，不要上了他人的當了，這種地方犯不上意氣用事。」追雲手藍燧點點頭，答了聲：「師弟放心，我不跟這和尚較量一場，他也未必甘心，反正是一樣，我毀不了他，他毀我，算不得什麼。」說了這話，頭也不回竟奔那少林僧的面前走去。這一僧一俗，一上羅漢束香椿，一個雖是佛門弟子，依然妄逞殺機，一個是名噪江湖的武師，那肯受他人的譏諷，存亡生死，只在刹那之間。

少林僧慈慧禪師見追雲手藍燧來到面前，突然面色一沉，冷然說道：「藍施主，你居然肯賜教麼？老衲對於施主你實在景仰萬分，來來來咱們不必多講無用的話，羅漢束香椿是老衲向施主領教之地，藍施主請。」

這雲手藍鬚見少林僧直殺了當的，蹣跚欲試的情形十分可恨，對自己輕慢異常，暗罵，好忒驢。你也太以渺視藍老大，我偏不叫你那麼稱心如願，你想快，我偏慢，你不想說話，我偏不忙，倒要和你談談，嘻嘻冷笑的向少林僧怒聲禪師道：「大和尚，你先不要這麼心急，打把式賣藝的有句成語，淨說不練是嘴把式，竟練不說是傻把式，說明白了頂練明白了強，好好的我們也得有個交待，大和尚你出家爲僧是方外人，來在淨業山莊是屬外人，姓藍的是淮陽派正枝正葉，淨業山莊以武會友是我淮陽派和鳳尾幫兩家的事，三陣決輸贏更是我淮陽派存亡生死的關頭，大和尚是少林高僧，沒把我兩家事看在眼內，可是事不關心，關心則亂，現在已是第二陣，咱們得講個明白，羅漢東香椿上是怎樣較量，是只練輕功，還是行拳換掌，請大和尚講個明白，我藍老大頂死也別落個糊塗鬼？」

少林僧已經轉身作式，要上羅漢東香椿的，竟被追雲手藍鬚的話擋住，追雲手還番話說的十分刺耳，少林僧十分憤怒起來，停身止步向追雲手藍鬚答道：「藍施主，三陣賭輸贏早已規定好了，藍施主何以故作不知，羅漢東香椿較技，不過在上面換掌對拳，別無他意，老衲打算好這第二陣不論輸贏勝負，早作了斷，絕沒有牽纏，這第二陣完了，再試試兵刃，使兩下裏的師傅們各展所長，淨業山莊這場事也就可以作一個了斷，藍大俠有認爲不當之處，何妨指教。」

追雲手藍壁冷笑答道：「哦，就是這麼較量，好我藍老大只疑心大和尚還有文章，走樁換掌，在武林中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只是這羅漢東香椿爲武林中絕技，南北兩派中見過這種功夫的只怕沒有幾人吧，除了福建莆田，少林寺中有這種功夫，大約連你們本門本支嫡派嫡傳嵩山少林寺全沒有這手絕藝吧？我藍老大有多年前聽武林前輩說過，只有少林分支，南海少林派有人鍛鍊過這手功夫，可是絕沒人開過眼，想不到鳳尾幫真是應運而生的幫會，武維揚幫主更是洪疇齊天，確感得不和尙你挾着少林寺不傳之祕，來到十二連環場淨業山莊，爲鳳尾幫壯聲威，鎮壓羣魔，這算把少林寺護法的法寶全搬出來，爲鳳尾幫幫忙，爲少林開山立教的達摩尊者闡揚聲望，我藍老大真得替鳳尾幫慶賀，大和尚我說的不錯吧。」追雲手藍壁這番話說得個少林僧慈慧禪師面紅過耳，幾乎有些置身無地。立刻怫然變色，有惱羞成怒之意，怒聲說道：「藍施主果然多經多見，不僅功夫驚人，所知亦博，老衲拜服，老衲到十二連環場，得與淮陽西嶽兩派相會，是意外奇遇，也是老衲得償宿願之時，藍施主武林深遠，老衲頗有領教之心，只是地非其地，時非其時，淨業山莊會後，你我有緣再會時，老衲定要虔誠請教，藍施主把你的高論，留待將來吧，藍施主請。」說到這又合十相讓。

追雲手藍壁從鼻孔中哼了一聲，暗罵，禿驢你身受佛祖慈悲，得少林嫡傳絕技，却來爲這倒行逆

施的鳳尾幫助拳，不啻助紂爲虐，既背門規，更造罪孽，這種絕技足以震駭武林，我藍老大縱然毀在這裏也不能教他這麼容易了，你先裁够了跟頭再說，抬頭向少林僧慈慧禪師道：「大和尚，我這人提不到甚麼學識，也沒有甚麼驚人的本領，僅僅稱得起地道的江湖把式匠，我們有話趁這時交待明白了，我藍老大這手羅漢束香椿，也正是我這一輩子收源結果的時候，大和尚，我還有將來麼？我不等將來了，大和尚你是西方接引的高僧，正是我藍老大返璞歸真之時，捨命陪君子，別誤了我的吉時良辰，請。」

少林僧慈慧禪師被他這番話說得還急不得，怒不得，只有「嗯」的一聲，不再答話，飛縱上羅漢束香椿。這少林僧龐大的身軀，趕到往羅漢束香椿上一落，輕巧遊蜂戲蕊。這裏追雲手藍璧也自跟蹤蹤起，輕飄飄的如同落葉一樣和少林僧不差先後。這種輕功提縱術能有這般火候已足驚人，慈慧禪師落在了那束香椿的南面第四椿上，追雲手藍璧却和他是正對面，正是緊貼花棚的北面邊緣第五棵束香椿上，這種絕技，只要上來，任憑你是多精的功夫，也不敢再放肆，全神貫注着，已怕有萬一的失閃，追雲手藍璧和胞弟矮金剛藍和，弟兄二人以輕功小巧之技見重於同門，稱雄於同道，這弟兄對輕功提縱實有精純的造詣，只是這羅漢束香椿可沒練過，在這種類似的功夫全下過功夫，現在追雲手藍璧

把氣提住了，試點了三步，這種旃檀東的貢品香，倒是能吃力，自己仗着內功已築下根基，要盡一身所學和少林僧一拚生死。這時少林僧也在移宮換步，少林僧是由南面的邊樁往西點着走，可是雙掌已把門戶放開，運用開少林拳式，一開式就是少林寺基本功夫，一百七十三手神拳，這起拳法，在武林中久負盛名，不過這趟拳術可不是少林寺開山立教的達摩祖師所遺，達摩祖師在少林寺開山立教，只傳易筋經十八羅漢手，這趟神拳却是那少林前輩白玉峯，悟武功真諦，化漢華陀五禽圖演爲五拳，以華陀五禽圖，虎，鹿，熊，猿，鶴，變爲龍，虎，豹，鶴，演爲少林神拳。這趟拳術在少林寺門中，固然是護法的功夫。可是也在個人的造詣，這位少林僧慈慧禪師，得少林派心法，實有過人的本領，這趟拳術一施展開，真有驚人的手法，在這羅漢東香檮上，脚下即須輕，身形又得靈，起落如同飛絮浮萍，可是掌力發出來，重實猛鷲，吞吐如意，收放自如，這種本領施展出來，足令當者驚心，觀者動容。

這慈慧禪師以攬武術宗源的少林心法，來較量武功，已挾嫌隙早蓄殺機，追雲手藍變終不能脫開這步艱難，落了個九死一生！

追雲手藍變，見少林僧具這種身手，實在是一個最厲害的勁敵，何況這羅漢東香檮上，在上面行

拳，已經是履危蹈險，步步危機，再要是應付這種名家的掌法，稱雄武林的絕技，以追雲手藍璧的縱橫江湖數十年，也覺惴惴自危，現在把全付精神提起，氣納丹田，抱元守一，精神一貫，目注着少林僧，也隨着少林僧開掌發招，却用的是淮陽派三十六路擒拿手，這種功夫本全是進手的招術，兩下不動手拆招時決不施展。這時兩下在羅漢束香椿上，已經各自盤旋了半週，少林僧慈悲禪師已轉到束香椿的正西面，猛然身軀一轉，竟走直鋒，從當中一排束香椿往東衝過來，追雲手藍璧，也由東往西，不過微斜了兩步，兩下裏往當中一擠，兩下裏頭敢到一接近，少林僧徒發掌力，用「黑虎伸腰」，左脚在前，脚尖點着一根束香椿，右脚提起，全身滿交在這一棵束香椿上，雙臂一抖，雙掌齊出，向追雲手藍璧打來。追雲手藍璧和他雖已欺到對面，可是脚下依然往右斜着一步，少林僧這種掌力，雖是能拆能接，可是不能硬拆硬接，須要隄防他在束香椿上，仍然能運用內力。那一來不用接着了他的掌力，就能被震下椿去。

追雲手藍璧，見他雙掌發出，右脚往右一探，斜邁過一根束香椿，身軀也隨着往右一長，右掌變着往上穿出，可是左掌也往後往下一甩，明看着是大鷹展翅式，暗中追雲手已經把掌式變了。左掌駢食中二指，很速捷的往少林僧左臂曲池穴點去，少林僧慈悲禪師，雙掌打空，身軀隨着掌式猝然一橫

，由左往右一個繞步盤掌，身軀很快的已然圍過一週來。追雲手藍璧的左掌點空，少林僧已然二次隨截到他面前。反把去路阻住，慈慧禪師雲龍現爪，反向追雲手藍璧燕蓋穴打來。這一式用的非常勁疾，追雲手藍璧原本是右腳尖點着束香椿，左腳躡着，此時見少林僧的掌到，左腳往後一探，倒點束香椿，身軀往後退了一步，把點空了的左掌往回一圈，「金絲倒纏腕」反往少林僧的脈門切來。少林僧怒憑禪師，右掌往下一沉，左掌又出，用「金剛指」式，來點追雲手藍璧的雙目，追雲手藍璧一甩頭，右臂圈回，却是「金絲正纏腕」，反刁少林僧的腕子。這兩式兩下走得驚險萬分，少林僧往回一撒掌，追雲手藍璧趁式斜着一點束香椿，身軀縱起，退出四根椿來。少林僧也退出去。兩下裏這一分開，各活各的步眼，兩下是相反的方向，在束香椿上盤旋開。這兩下一動手，抱月迴廊上所有的羣雄，沒有不驚心的，本來這兩人關係着兩派的威名，那少林僧已經完全把鳳尾幫的事攬在身上，他一人關係着鳳尾幫的存亡，道雲手藍璧是淮陽派成名的人物，他一身的榮譽，也正是淮陽派的榮譽，在兩下一發招，所有抱月迴廊上的人不約而同的全站起來，想看個真切。

這時那活報廳上官雲彤，却向龍頭幫主武維揚說道：「武幫主，現在我們已到了最後的關頭，不必在彼此矜持着，我們說痛快的羅漢束香椿上全是江湖上少見的人物，現在是各人要把各人的看家本

領抖露出來，拚個你死我活，決沒有含糊了結的情形。遇上這種難得的機會，叫我們還沒開過眼的，也多學兩招，多長長見識。我看咱們別坐着了，往前湊合湊合，痛快痛快。」上官雲形說罷這話，也不再等武維揚答話，竟自奔抱月迴廊矮欄杆外繞過來，站在迴廊的外口，石頭方子上往矮欄杆上一坐，把旱烟袋滿裝了一袋烟，打着火石，抽起旱烟來，這種狂傲的情形，武維揚恨之刺骨，只是無可如何他。

可是上官雲形這手兒，給淮陽派掌門人鷹爪王，西嶽派掌門人慈雲庵主開了路，二位掌門人原本就對追雲手藍壁關心太切，很想湊到花棚前，在他萬不得已時也好相機接應解救，不過不好那麼作，現在有上官雲形這麼領頭的走出抱月迴廊，遂也不管什麼叫失禮不失禮，由鷹爪王向龍頭幫主微拱了拱手道：「武幫主，我們不妨轉到外面去看看」遂也不再等他答話，和庵主帶領一班羣雄魚貫繞着出迴廊的門外，全往北邊這一段矮欄杆外一站。武維揚和三堂香主也無可如何，本來兩下已到最後關頭，羅漢束香椿上動手的，已經是生死須臾，存亡刹那，那還肯再爲這些小事爭執，也只好相率走出迴廊。可是鳳尼幫這邊依然的往南排下這羅漢束香椿，原是擺在北面花棚前，淮陽派這邊，離着最近。鳳尼幫這邊，相隔稍遠，這時羅漢束香椿上，追雲手藍壁和少林僧慈慧禪師，二次重會在一處兩下

裏又遞上招。這次重行施展開各人的家數，追雲手藍璧已知道要憑手法掌力實非他的敵手，只有用小巧的功夫以巧力勝他。藍璧把一身輕功絕技施展開，在這羅漢束香椿上，起落進退盤旋閃避，這時追雲手藍璧正從西北角轉過來，那少林僧怒慧禪師，和藍璧又成了正對面，從東南角盤過來，兩下重相隔四根束香椿少林僧進步欺身，往前趕兩步，用「蜻蜓戲水」式，右腳點着一根束香椿，左腳往後蹣起，全身往前探着，右掌猛從左臂灣穿出，金龍探爪，奔藍大俠的「肩井穴」便點，這種式子用的非常輕靈巧快，追雲手藍璧知道少林僧的掌法變化神奇，遂往左緊趕了一根香椿，身軀往左斜出去，甩肩頭，右掌翻起，用「葉底摘花」式，也是駢二指，反點少林僧怒慧禪師的「曲池穴」，藍大俠這招拆的不算不快，這種式子，也是一脚着力，全身往左斜傾着，這麼拆，少林僧的招術，原本就是防備他，變實爲虛，提防他左掌的毒手，只是追雲手藍璧這麼應付少林僧，功夫上不算弱，倒是不容他換式變招，只是這羅漢束香椿上，是一種絕危險的功夫，任憑你武功多好，輕功提縱法多麼輕，多麼純，也不能連續運用招術，何況是對手拆招，現在又立於勢不兩立的地步，雖也不想再留什麼忠厚；少林僧已經恨追雲手藍璧入骨，從一上羅漢束香椿就安心想下毒手，此時追雲手藍璧才把少林僧的招術破了，這種情勢下應該兩下各自走開，雖也不能再連續的動手，追雲手藍璧身形往起一長，本是往左

斜着身的。右腳跟着往左一倒，東香椿，換步眼，撇開身，再盤旋回來，換式拆招。那知少林僧已不容藍靈再走開，他竟用一身的絕技，氣提丹田，左腳尖暗中一用力，點着一棵東香椿，身軀沒轉過來，橫着縱出去，這種東香椿是浮立着的，任憑多好的功夫，不能用濁力，不能硬登硬蹶，可是少林僧這種式子用出來，不懂追雲手藍靈想不到，連抱月迴廊上所有的人，也全驚詫異常，這時追雲手已發出四揮擗去，少林僧橫身趕到，他所落的這棵東香椿，整整的和追雲手藍靈差着一步，少林僧他這腰快的地方，就因為他始終用轉身，橫着身形追到。他竟用少林派中最厲害的掌法，「橫斷紫金棒」這種式子，就是他右腳一點這東香椿時，雙掌原本是拜佛式，合在胸前，腳尖一點這東香椿，猛然雙掌一分，右掌猛然打出去，他這一掌有三種力量，橫劈，指點，掌印，慢說追雲手藍靈還是背着身軀，就是看得見他用這種招術，只要容他掌力真發出來，想接，想拆，想避，全不容易了，何況少林僧掌法極重，不要說打實了。就是被他掌風的力量，震着了也得被迫下椿去，這一掌已堪堪打實，少林僧的指尖已沾到追雲手藍靈的脊背，這一來追雲手藍靈想翻身是不行了，想逃也脫不開他掌力下，追雲手的脊背既沾到他的掌力，腳下的東香椿已踩不穩，少林僧猛往外一撒掌，追雲手藍靈已覺出自己算是毀在少林僧的手內。

追雲手藍壁在生死須臾之下，雖得意外救援，但已危險萬狀，慈雲庵主爲全燕趙雙俠之命，不避危害，以西嶽派絕技演出僧尼巧打東香椿。

追雲手藍壁是面朝着花棚，離着這邊只有兩步，在這種危機一髮的時候，眼看着要命喪在少林僧的掌下，他是淮陽派中重要的人物，羣雄又全來到抱月迴廊外，看得更是真真切切，掌門人鷹爪王咳了聲一跺脚，准知道算完，可是同時已飛躍出兩人，正是矮金剛藍和，手足情殷，關心太切，一個是續命神醫萬柳堂，更是誼重同門，力圖挽救，這兩人身形蹣跚起得快，可是在這種情勢下，想解救追雲手藍壁那裏能行，無論你如何快，你沒有少林僧掌法發的急，就在少林僧往外一發最後的力量，想了一結追雲手藍壁。忽然間這座花棚又是一震，突然一股子勁風直撲少林僧的頭面，這種力量非常大，少林僧任憑功夫怎樣好，也抵不着這種力量，只有掉頭翻避，可是無形中掌力懈了，就這樣追雲手藍壁在他掌風一震之下，已無法再在東香椿上停留，仗着四十年的功夫，強把丹田一股子元氣提着，脚下往前趕了一步，可是連碎了兩根束香椿，人已縱出去，落在花棚內。可是追雲手藍壁已經站不住了，右脚尖一點地，一個轉身，倒坐在地上，可是面向着外，這時氣已經納不住，心頭發熱，臉熱耳鳴，在這時少林僧也退下椿去。追雲手藍壁耳中聽得花棚頂子上有人低聲喝叱道：「想要命不許開口。」

這時矮金剛藍和，緞命神醫萬柳堂全已趕到，那少林僧慈慧禪師落在南面邊樁外，却說道：「老衲，失手了。」矮金剛藍和已到追雲手藍靈的身後，一邊扶着長兄，一邊抬頭冷笑一聲道：「沒用的話請你少說，伸手見輸贏，功夫上分生死，這有什麼說的，我們弟兄栽了，和尚不用賣狂。」緞命神醫萬柳堂忙攔着藍二俠的話道：「我們救人要緊，不必理他。」萬柳堂用沉着的聲音向藍和說道：「趕緊把他的「肺俞穴」，閉着，不要叫他扔出這口來。」自己也趕緊一俯身，先把他雲台穴，華蓋穴，全用推穴過宮的法子，教他內裏衝上來的血，不致於翻上來，就在這時，西嶽俠尼也趕到，手把兩粒丹砂，慌忙的向萬柳堂說了聲：「萬師弟，快給他納入口中，只要容一盞茶的時候，就不至於意外的危險了。」隨又向矮金剛藍和道：「武林較技，事本尋常，我們要保持門戶的尊嚴，不得有意外的舉動，藍和施主，肯聽貧僧的話麼？」矮金剛藍和，手按着兄長的穴道，點頭答道：「死生由命，富貴在天，我弟兄早把性命交給江湖，這只願自己學藝不精，功夫不到，我藍和還能再現第二回也麼？」俠尼慈雲庵主點點頭道：「很好，稍停一刻，可以向他們要一架抬床，先把藍大施主送回船去叫他好好的安息一回，比較好些」。這時掌門人鷹爪王也從抱月迴廊上走下來，鳳尼幫那邊，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也趕過來。察看藍大俠的傷勢。掌門人鷹爪王向萬柳堂問：「萬師弟，怎麼樣？」緞命神

醫萬柳堂正在手按着藍大俠的脈息，皺着眉頭向掌門人答道：「大致沒有性命之憂，不過內傷够重的，好在已服了西嶽派的丹砂，諒不妨事。」鷹爪王看了看追雲手藍璧的臉色，微搖了搖頭。胡香主一旁說道：「藍大俠的傷勢够重的麼？」鷹爪王隨口答道：「胡香主，不必介意，這不算得一件事。」說這話時回頭又看了看那少林僧，見他正指揮值役的人，把蹂碎的旒檉素重換上。

鷹爪王向胡香主說道：「請胡香主轉達老禪師，略候片刻，我要向他領教。」鷹爪王說了這話，胡玉笙並沒敢答話，慈雲庵主向鷹爪王道：「王師兄，請先把藍施主送走。」隨又向胡玉笙說道：「胡香主，傳你吩咐他們，預備抬床，我們得把藍大俠送回船去，還請胡香主向幫主請示放行。」胡玉笙忙答道：「庵主，不要客氣，這裏自有人照料藍大俠回船。」隨向花棚外一點手，這裏有人已受重傷，值堂的幫匪早在這裏伺候，刑堂下值役的人，已把抬床搭過來，由萬柳堂和矮金剛躍和，親自動手，把追雲手藍璧，搭到軟床上，安置好了，慈雲庵主向鷹爪王道：「貧僧的意思想請藍二施主護送回去，別的人全不能走，王師兄意下如何？」說着話時，向鷹爪王以目示意，鷹爪王早已會意，知道矮金剛躍和，對於長兄身受重傷，決不肯甘心，留他在這裏，到是一番心事，倒不如把他打發走爲妙，遂向藍二俠說道：「師弟，現在的情形，你已盡知，趕緊護送回船，我們大家也沒有多大耽擱了。」

「接金剛藍和在這種情勢下，也叫無可如何，兄長身受重傷，自己以親兄弟之情，和燕趙雙俠的服名，那能放着眼前這份切身之仇不報，可是兄長已經不是少林僧的敵手，自己勉強和他搗呼，只怕也是自取在他的手內，留在這裏，反覺難堪，到不如一走了之，和少林僧的事只好留待將來，遂向鷹爪王道：「好吧，淨業山莊的事，我們弟兄不管了。」說到這，向拾取床的醫匪一揮手道：「走罷。」胡玉笙已派兩名值堂的師傅，帶着一面竹符，護送出淨業山莊。鷹爪王容燕趙雙俠一走，方要回身，親自出頭和少林僧較量，那知這時西嶽俠尼慈雲庵主早已打好了主意，不容鷹爪王轉身，不等鷹爪王開口，匆匆的說了聲：「王師兄請你回動迴廊上照應一切，貧僧和這位大禪師先會一陣。」說了這句。不等鷹爪王答話，已轉身出花棚，向少林僧慈雲禪師，雙手合十，以佛門之禮向少林僧一施禮道：「老禪師，貧僧是西嶽派門下，再傳弟子，掌碧竹庵住持僧慈雲，願以武林末技，在老禪師前領教，同屬佛門弟子，諒老禪師一定肯賜教一切。」

少林僧慈雲禪師他雖傷了追雲手藍壁，明知道是淮陽派中重要的人，決不肯和自己善罷甘休，但是他毫不放在心上，知道淨業山莊的事到了最後的關頭，這把無明火雖不是自己點的，但是由自己這收場，那只好放手去作，沒有甚麼可顧慮的，所以少林僧慈雲禪師傷了藍大俠之後，依然是神色泰然

，毫不介意的指揮着值役的人等，重整羅漢束香椿，也就是剛安排好，見把追雲手藍雲已經搭走，知道定有人和自己答話，遂仍回到束香椿的南面，果然西嶽掌門人向自己用很謙和的禮貌，極恭謹嚴峻的口吻，向自己發話，遂也整肅着面容，雙掌合十向俠尼還了禮，答道：「庵主過謙，老衲不過少林門下，粗習武技，忝列佛門，對於庵主掌西嶽派正大門戶，佛光普照，沙門珠威仰靈光，庵主更是普度衆生，一柄鎮海伏波劍，掃蕩羣魔，沙門七寶中更是無窮的威力，老衲和一班同門，久仰大名，早想拜謁，只是天南地北，因緣不洽，空懷着景仰之心，始終不能一瞻法像，想不到十二連環場淨業山莊，竟得和庵主相會，老衲欣幸已極，現在庵主又肯賜教，老衲願在庵主前現醜，只求庵主看在佛祖的面上，掌下留情，庵主可是願到羅漢束香椿上走走麼？」

西嶽俠尼慈雲庵主答道：「這種武林絕技，老禪師未盡所長，貧僧願陪老禪師在上走兩招。」慈雲禪師答了個：「好」字，重又躬身一拜，說聲：「庵主請。」慈雲庵主這裏也照樣的答禮說了聲：「禪師請。」兩下裏在話一落聲，各自騰身躍起，那少林僧慈雲禪師是故意的賣弄本領，他站的本是正南面當中，身形起處，反向東北角縱過來，落腳在東北角的邊椿上，腳先一點束香椿，身軀陡轉，硬在上面盤旋過來，左脚懸着，「金鷄獨立」，雙掌合十，童子拜佛式。

慈雲庵主一縱身時，已看出他所奔的方向，俠尼在這種時候，豈能再容讓一步，潛運內力，腳下輕輕一點地，上身是不搖不幌，雙掌合十，不藉雙臂之力，輕飄飄縱起，翩若驚鴻，已落在西南角邊椿上。身軀自己往後一轉，這種功夫就難了，這全憑武功的上乘功夫，所謂內三合精氣神，外三合手眼身，六合搨一，運轉自如，不藉四肢之力，能够運轉身軀，身形轉過來，和少林僧是一樣的姿式，金雞獨立，童子拜佛，這一僧一尼，一胖一瘦，相對着站在羅漢束香椿上。這種神態，就讓是巧手的畫，可也難描難畫。

慈雲庵主以少林僧實非可以輕視者，更兼他面籠殺機，心懷惡意，自己不以師門絕學來對付，只怕也要毀在他手內，俠尼認定了是：佛門空具慈悲旨，難渡緣慳孽重人！（十九集完）



上海勵力出版社